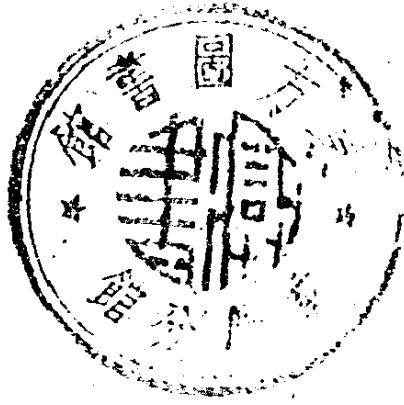


師道徵故

蕭承慎著



文通書局印行

蕭承慎著

師道徵故

文通書局印行

師道淺故 目次

七

三、孔子	一五
四、孟子	一七
五、荀子	一九
六、揚雄	二一
七、韓愈	二三
八、周敦頤	二五
九、章學誠	二五
十、繫語	二五
肆 師儒遺風	二六
一、孔子	二六
二、墨子	三二
三、郭泰與「人師」	三三
四、書院之師儒	三六
五、大師之風骨	三七
六、師道之丰神意態	三八

七、大師之化民成俗……………三九

第三篇 尊師之道……………四一

伍 師道尊嚴之真諦……………四一

一、師道之尊嚴……………四一

二、釋奠與祠祭先師……………四一

三、天地君親師之神主供奉……………四五

四、「東脩之禮」……………四七

五、「西席」與帝王尊師……………五〇

六、「心喪之哀」與弟子之禮……………五二

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五七

八、理勝義立與師嚴道尊……………五八

九、重道敬學與崇德報功……………六〇

第四篇 求師之道……………六三

陸 求師之道與求學.....六三

一、求師與求學.....六三

二、「一字師」與「經明行修」.....六四

第五篇 綴論.....六九

柒 師道之重心及要義.....六九

一、師道之重心.....六九

二、爲師之道.....七一

三、尊師之道.....七三

四、求師之道.....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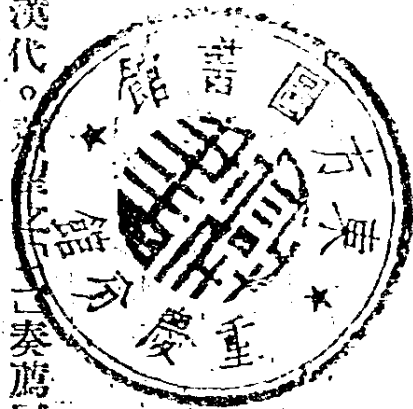
附註.....七七

師道徵故

第一篇 弁言

壹 釋名與探蹟途徑

一、名辭考源。「師道」一辭「一」，昉於漢代。《漢書》卷一百一十二《韋賢傳》有「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之語。又桓榮《五》上書，謝辭太傅，其中有云：「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親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六》追至唐韓愈《七》感於「由漢氏以來，師道日微」，乃以之策問進士；《八》且深嗟「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奮而作「師說」；《九》韓文「為世所宗」，「後學之士，取為師法」，《十》「師道」一辭遂流傳寔廣，風靡天下，歷久不衰。「師說」一文更不獨為後世選家競相輯錄，《一一》歷代學者亦喜襲此題，或廣其說，或反其意，而伸抒己見。《一二》雖所論意趣各殊，然對恢弘師道則具同感。近教育部鑒於「師道既不講，學校遂不免商業化之譏」，迺參酌我國昔時師儒訓導之舊法及歐西有名大學之規制，訂立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度。《一三》此固緣於懷古之幽情及受師說



之影響，「二四」亦昔時「大師」「大儒」「一五」關於師道之所垂訓及體範，確有不可磨滅之光輝，是爲後世之師表，而應有所發揚者也。

二、釋義 據名辭之起源而考其義，蕭望之所謂「說有師道可觀覽」，殆指「師法」，即學有淵源，說本師授，合於法度也。桓榮所謂「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殆指對太子已「通其業成就其道德」也「一六」。故桓榮所謂師道，其意已不囿於詮之爲師法，而可釋之爲爲師之道。唐太宗時「一七」所撰晉書王祥傳稱：「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同爲五更，蕭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是「師道」一辭，其意在唐初已明示「一爲師之道」與「尊師之道」。逮韓愈以降，後世所說之「師道」，純粹其意，則可析之爲：「爲師之道」，「尊師之道」，以及「求師之道」。師道之重心固應在「爲師之道」，然昔賢所論，有側重於「尊師之道」，有側重於「求師之道」。如宋謝應元龜「一八」師道門小序曰：「夫師嚴道尊，民乃肯學。東作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味嘆其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罔避殿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藐是孤遺，竄身以全受；或罹於刑辟，冒禁以收瘡。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此所表彰之師道。多重在弟子報師之道或尊師

之道。再如韓愈師說，則重在論求師之道。首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受業解惑者也。」此固言爲師之道，亦旨意深遠，惜語焉而未申其說。此後僅釋之曰：「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如斯而已。通篇所論，則重在證明「古之學者必有師。」故一再曰：「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聖人無常師」；「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此乃論求師之道，尚非尊師之道。易言之，此乃論求學之道，似更較恰當。宋祁「一九」雖譽之曰：「奧衍閎深」，「二十」而章學誠「二二」仍責以「未及師之究竟」，「二二」良有由也。

三、探蹟途徑 故吾人欲明「師之究竟」，而紹述先聖先哲之師道遺緒。端宜由「爲師」，「尊師」「求師」三方面，探蹟索隱，而推闡其真諦。爰攬撫大儒之名言，掇拾大師之景行，益以字義之所指訓，摘抉至理，張皇逸蘊，以敷釋爲師之道，更哀輯自古尊師之史實，追泝其原委；再修學求師與求師之本意，說明其底蘊；俾期發覆師道之全貌。苟吾人涵泳於心，敦厲以行，師道之宏揚，其於庶幾乎！

師道微故其能篇 亦言

第一篇 爲師之道

貳 字源徵義

一、說文之解釋及其引伸 粗審「師」字字源實含有出於其類。按乎其萃，爲衆之長之意。惜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此字，似嫌晦隱，有待引伸。篆文師字作「師」，說文解字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從而從自，自四市，衆意也。舉，古文△。」因此後世疑難滋多，試舉其要者申述之。許君曰：「二千五百人爲師」。故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段氏注》曰：「小司徒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衆也。此乃釋爲軍旅之師，而軍旅二字。據說文篆字，一從車，一從旗，皆有行軍之意，而師字則并無行軍之意。故有疑之者。按清，蕭遵管《說文重文管見釋古文師字則謂下有『進趨』之意，『上象所建旗，與旅同意，W其施也』。然『二千五百人』之說，於字仍無所本。此一也。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許說似未確，自者小阜也，而自未足以諭衆，段亦敷衍其說。今按古獅字祇作師。……師子威服百獸，故凡帥教爲長者，皆曰師。三軍之長所帥人衆，因之師有衆意。古文衆，象形，汗簡作衆，云出義雲章，又作衆，云見石經，小篆從衆，移其上體爲偏旁。」并

謂汗簡師字之上體象頭，下體象足，此二也。說文釋「官」字曰：「吏事君也，從宀，從自，自猶衆也，此與卽同意。」故清，俞樾《平七》見舍難之曰：「既云與卽同意，師字不隸自部而隸卽部，則官字何以不隸自部而隸自部？卽此亦可作另一反詰，官字隸卽部，何以師字不隸自部？此三也。今人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曰：「一」或「卽」即古文卽字，金文與此同，許君謂小自非。又曰：「說文解文官字從宀從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卽，其言至明晰。古師字隸自，而許君於部首之自，乃云小阜，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何也？」此四也。世四者，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知許君說師字殆有未講處，致衆說紛紜，語難備述，夫唐代以還，說文即殘缺錯亂，後人又有竄改增刪，或因之而致此也。

現傳許君說文解字之說雖未能驟然善人苟求另獲充分之佐證，更難確識此字之本義。如樞源之說最爲教育學者所喜採用，殆專於佛字「人中師子」或「人中獅子」之德號「一八」，佛說法音聲亦有「獅子吼」之尊稱，「一」也，但證之古文金文本作「𠂔」或「𠂕」，則此說殊更可疑也。首述吾人之解釋，乃僅參稽清代小學家，箋注疏解許君之說，匪敢「鄉壁虛造」，標立新說也。茲請疏證其意：師字從宀從自。「自」，小阜也。與卽，周也，從反之而卽也。「一」之，出也。「一」既出而反，是周卽也。「一」凡物顯逆往復，則周徧矣。「一」小阜者，高出於四周地面之地也，是以有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之意。小阜以其積聚高於四周而得名，故有衆意。蓋不指爲

衆，而釋爲「衆意」。殆積衆有衆之意，而因其積聚有別於四廟，亦有用於衆之意。積聚多而高出四周，遂有爲衆之長之意。

二、古代經籍之訓詁。漢代小學家綴輯之爾雅卷之三，其釋詁篇曰：「師，衆也。」釋言篇曰：「師，人也。」此則師不釋爲「衆意」，且訓爲「人衆」之意。或爲衆民之長而致之，或爲衆卒之長而帥之。故師字專由「衆意」，「人衆」之意引伸而訓爲長，爲帥，爲官。漢鄭玄「三五」注經既訓曰：「師猶長也。」「三六」師，長也。「三七」師之言帥也。「三三八」帥，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三九」又左傳昭公十七年云：「秋，鄒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一官，何故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以雲紀，故爲雲一師一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一師一而鳥名。……仲尼聞之，見於鄒子而學之。」此即孔子問官於鄒子之故事，是則太古之時，「師」因爲首官長帥之通稱也。迨魏，張揖。「四〇」撰廣雅，其釋詁篇乃據此而釋曰：「師，猶也。……師不惟釋爲官長，且再引伸而訓爲有德之官長，更進而爲道學教養者之官稱。易師卦：……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故師者，「嚴莊尊重」之丈人，容民畜衆之君子也。易言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於此，師始可訓爲有德之長也，鄒氏注經曰：「師，教示以善道者。」

四一「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四二「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四三「此訓師爲有德行而教人以道者之稱矣。」

茲再請由周禮，毛詩，尙書，及禮記之經文傳語以證之。周禮亦稱周官，詳載周代之官制，其以「師」名者，皆爲一部份政教技藝之長，掌其事而帥其屬以牧民。「四四」以施行政教之區域言之，則有鄉師，族師，閭師，縣師，遂師。以職掌之類別言之，則有醫師，卜師，牧師，圉師，賈師，山師，川師等。古代以樂「教長天下之子弟」，「四五」故樂官以師名者尤多，如樂師，大師，小師，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鐃師，箛師，箛師，箛師，箛師是也。專稱「師氏」者，則爲「掌以教治王」之官，一方面「告王以善道」，「四六」一方面並「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不僅男子之道德教導者稱「師氏」，女子以婦道教人者亦稱「師氏」，此可另從毛詩所載見之。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再尙書及禮記所稱之天子之師或世子之師，亦皆爲有德之教道者。賈，周官篇載天子「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注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

言有德乃堪此。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禮』，文王世子曰：『三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者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遺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其對於師保，不必備，而唯其人，殆有深意存焉，蓋『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四七』設『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也。『四八』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四九』是則具備德行善道而以三德三行施教者，方可謂之師。迨五代，顧野王『五。』撰玉篇，釋『師』字遂曰：『範也；教人以道之稱也；象也；人也。』

三、繫語 綜覈漢儒論字之所本，義之所訓，與夫經典傳語所載，可窺見古代之所謂師者，乃聚善積德，而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以德行善道爲衆之長，而教喻諸德者也。按泰古之際，政教合一，官師不分，故『師』字在最初其意不過人衆中出類拔萃之官長。迨社會組織粗具規制，則百官有所分掌，有重在事務之管理者，有重在萬民之教化者。而負教化之責者，尤以德行善道爲其必備之要件，俾得型儀天下，教長萬民。寔及後世，政教漸繁，形式上不得不日趨分途。官師既分，『師』字除通常亦訓作軍旅之衆外，乃多訓爲聚善積德以施教者之尊稱。『師』亦以傳『道』（民族之倫理哲學）授『業』（專門之技藝學問）爲其專職矣。

叁 先哲遺教

一、學記 闡發先哲對於師道之所指示，可自禮記學記始。蓋學記之內容集古代教育學說之大成，而爲儒家教育理論之經典。在以後各代教育家之教育方法論中，尤有深遠之影響，而以朱儒爲最。其中所述，對於教學之方法，師資之選擇與夫爲師之道，論之甚詳。緣教師爲教學之主，教學由教師而行。教學之成敗，殆繫於師資之良窳。故首重慎選師資。適云：「擇師不可不慎也。」配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教師是現成文化之體範者與傳遞者，此即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過去之文化，由教師而保存，未來之文化，由教師而形成，是以教師之人選，關係文化之隆替。此應慎重擇師理由之一也。又云：「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擇師不可不慎者，蓋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能嚴路選擇師資，則師資即可優良。優良之師資，必能嚴於自律。以表率天下，然後學生始知道之尊嚴，學術之隆貴。夫如是，學生乃生求學之心向，且因教師能以身作則，潛移默化，故其爲學也，得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應慎重擇師理由之二也。

師資既應慎重選擇，則爲師之道，即師資所應具備之條件更應有明瞭之剖析。禮記禮記謂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禮記問之學，謂博聞強記先王之道以待學者之間也。故學識淵博當爲教師必

備資格之一，然尚不足以爲人師。此一也。四書又云：「大聖之法，若於未發之謂性，當其可好可惡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德；知覺而善之謂德。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誨，則扞格而不勝；及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雖施而不察，則濫竽而不精；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三教之所由興廢，有「豫」時生「孫」一語，「四」個學理心理之原理。「豫」言學習之基礎，「時」言學習之心向，「孫」言學習之程序，「四」序言學習之環境。「五」言「必須明瞭此教育基本原理，然後方可爲人師。此二也。又云：「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學；能博學，然後能爲師。」教師須能了解學生至學之差異；而前者蓋區難，後者至易；質美者而道不美者，叛道。「五十二」言乎此，然後能博學曉諭，而循循善誘。深入淺出，旁通曲暢，由淺近之教材說至深奧之原理，對深奧說原理，對淺近之比喻。實於此種教學藝術，然後始能爲人師。此三也。又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免命曰：「教學半」。此之謂乎。學生也有進，而知也無益。故教師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新」。此孔穎達「五十二」疏曰：「不學之時，則虛事務然，不知其身則長何短；若學，則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不教之時，謂己語事皆逆，若其教以，則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繫，困則甚於不足矣。」凡此皆欲精前和進，進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嚮身而求諸己之因弊，故反學矣。……凡人多有懈怠，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懈怠矣。……知己因而乃強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不能自反與自強者，未足以善教。故教師必須繼續進修，自強不息。此四也。綜之：必須持躬嚴重，學識淵博，遂於教育之原理，富有教學之藝術，復能繼續進修，以自強不息，然後方可以爲人師也。

二、儒行 學記論師乃專就教學原理而論教師所應具備之條件，就德行事業而言，昔日師道之所奉爲準繩者，則首推禮記之儒行。茲先剖析師道與儒行之關係，再摘述儒行之要旨。昔時稱師多曰「師儒」。緣孔子爲儒家之宗，亦爲私人任教師之祖。史記儒林列傳稱：「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是孔門之徒，亦以爲師爲其職業。漢書藝文志又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故儒與師原不可分。迨漢、董仲舒「五十四」對策，主「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并以當時「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倡推明儒術，抑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五十五」漢武帝從之，乃立博士官，設弟子員，尊師隆儒，而天下之師遂爲儒所獨佔。師與儒更不可分矣。「師儒」一詞，初見於西漢末晚出之周禮。其地官大司徒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鄭注曰：「師儒，鄉里教以禮

者。』孔疏曰：「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聯師儒也。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藝也。」又天官大宰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曰：「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疏曰：「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据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有德行者，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氏言儒，儒亦有道之稱也。」據此，則師儒者，乃合師保而言也。清、何凌漢「五十六」撰宋元學案序曰：「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亦言師與儒爲一體。夫漢以後，儒者多設帳授徒，以師爲業，而大師皆是大儒。更因史記以「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間，文辭繁如也，作儒林列傳，」表彰崇仁厲義之人師大儒，漢書以下多踵武其意，作儒林傳，宣揚師道。後世遂益稱優良之師曰師儒。并以「儒行」標榜「師道」。宋、司馬光「五十七」袁張載「五十八」詩曰：「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五十九」是最良之佐證也。

明乎此，請進而言儒行之理想標準，蓋亦即師道之理想標準也。禮儀行篇記孔子說儒行，凡

分述十六條，總結一條。茲節錄其要：「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難進而易退也，弱窮者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節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儒不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儒不可親而不可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箝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詔。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譏諂之民，有比之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進而不困，……舉賢而容衆。……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苟利國家，不衆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隨言而伏。……世治不輕，世亂

不汙，同弗與，異非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并立則樂，相下不厭。……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貌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歸者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圖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累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六二』綜此，儒者剛毅威嚴，特立獨行，以天下爲己任。以言師道，豈不在茲乎！

三、孔子『六三』設教洙泗，講學杏壇，開私人講學之風，教師始成爲專業。後世尊之爲『至聖先師』，奉之爲『萬世師表』。然徵諸論語之『子曰』，提及師者僅得三語焉。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堯舜文武皆以聖人之德，爲億兆之君師者。所謂聖人之道，峻極於天，無能名焉；且古代政教一致，官師不分，論政即是論教，莫非以修己治人爲指歸，故罕特論師道。但其自身所表現之師道，載諸論語者則滿目琳琅，當於下一節中另述之。本節所述，爲避忍牽強附會，僅就明白提及『師』者之三語詮釋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六四』，朱熹『六五』論語集注曰：『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

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可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明。蓋原而有終，始而汲之不竭，用之不盡，然後方可以爲人師也。茲再引漢唐人對於師道之新之解釋，以顯其微。漢書成帝陽朔二年（六六）詔云：「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漸收前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言官表「以通古今，備故知新之義。」漢王充「六傳」論書身曰：「古不知今，謂之蒙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則其於師道，亦不知其師如何。」唐、孔穎達禮記疏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書詩之得失。」是漢唐人解溫故知新爲「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六八」孔子雖自云「信而好古」，然非非泥古而不知今，如「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是以孟子宣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七〇」蓋教師之重任在文化之廣播與改進。若教師未能考前代之憲章，審究民之遺訓，紬繹理治，則固有文化之精華無由播之於後代；僅事傳遞而未能參當時之得失，示改造之途徑，則文化停滯，進步止息。故教師泥古而非今，則文化落後，殆難免神州陸沉。務新而昧古，則又文化失其本位，無異盲人瞎馬，夜半深池，民族前途實有不堪隱憂者也。今日我國主張復古與「全盤西化」之教師，皆當三復斯言。夫溫故而能知新，必須「敏以求之」，「學而不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七一」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七二」此皆自道其汲汲孳孳於博古通今，進德修業

者也。夫三人之行，猶能有所學，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故孔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七三」無時不學，無處不學。見諸籍載者，有問禮者聘，訪樂莒弘，問官郈子，學琴師襄，以及
入太廟每事問。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往學之。「七四」子張篤載：「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真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所以孔子能博學多聞，集古代之大成，爲萬
世之師表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七五」此言凡嘗爲師者當以與學生共同追求真理爲職
志，真理之所在，固非教師所能以己意而盡解之，學者亦不得以師說而枉從之且。教師之德業更
非登峯造極者，故言當仁不讓，以示學者當無時不學，無處不學，力求青出於藍，溫故知新以把
握時代，而不可爲師說所囿，而抱殘守闕也。

八、四、孟子 孟子「七六」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七七」趙岐「七八」釋曰：「君子好謀
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師
者，鑄人者也。其一念之差，或爲學生終身之患，一朝之失，或貽學生百年之憂。「人之易其言
者，無責焉耳。」「七九」而學生之幸福，乃繫之於教師之言行，故爲師者豈可輕易其言而不慎哉
！夫入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爲師，而好爲人師者。不可爲師，而好爲人師，其爲患也必
矣。此乃孟子所言爲師之不易，須出之審慎也。

矣。然則行修之士，則當以天下爲己任，以教學爲義務的天職。萬章下篇載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庶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覺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教學既爲先知先覺之天職，故教育英才爲君子（儒家之理想人物）三樂之一，「南面王而不見矣。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至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至天下不與存焉。」一樂者，天倫之幸福也。二樂者，良心之寧樂也。三樂者，職業之至樂也。夫先知先覺以教學爲其天職，并以教育英才爲至樂者，蓋教學之事，實負有極神聖之使命，而把握人類之將來幸福。其覺後知後覺也，固直接在於對教育者之現在心理，而間接即在規定人類之將來生活。人能宏道，理想社會之實現而始在於天下百民之共同參與也。別文化之得進展而且純理想，唯英才能共肩此責，庸凡之衆，則僅能享受而不宜創也者也。唐、柳宗元「八〇」論屢以「人之意而在好爲人師」之言，盡避師名，然對「言道，講古，窮文辭」來問者，未嘗「瞋目閉口」，且指示周詳，而實際是爲人師，蓋同時亦有以於教育後進爲先知先覺之天職與至樂也。「八二」勸氏可謂深得孟子之遺教矣。

孟子之理想教師即其所理想之「大丈夫」。其言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八二』理想之教師者，居仁立禮，得志則與生徒共行之，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非富貴所能淫其心，貧賤所能移其意，威武所能屈其志者也。

五、荀子『八三』否認性善，謂『其善者，偽也』；『贊成個人有良知良能，而認為社會環境重要。因此對他人言，主『隆師而親友』，以化性起偽而趨於積善。對國家言，主張『貴師而重傅』，以立法度而行政教。大器篇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明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慢，『八四』人有快，則法度壞。』性效篇曰：『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寇，察者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通，辯者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榮辱篇又云：『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瞬瞬而視，鄉鄉而視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此言人有師法，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善可積成』，而『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是爲『人之大寶』。否則惡性趨於極端，任性縱慾，不知禮義廉恥，而爲『人之大殃』。故性惡篇云：『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習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賢師之益，在於安久

移質，即以人格之感化爲主體，以矯正學生之本性。是以荀子特重師法，蓋教師之人格感化勝於本教育也。勸學篇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惑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近其人即希望一切思想行爲皆受其人格感化。隆禮乃外表之事，是以次之，僅乎于時書之誦讀，則更無所得矣。

荀子既以教師之人格勝於書本教育，故其論爲師之道首重教師之人格。修身篇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又云：「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儒效篇曰：「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謁蹶而趨之，回海之內若一家，邇遠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故理想之教師，必須以身作則，遐邇所共譽，世人所從服。致此之道，則須具備下列之「師術」。

致士篇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譎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爲師之道，不在博學強識。第一，教師應有嚴肅端莊之氣象，使學生見而起敬。第二，教師應崇信聖人之道，老而彌篤；第三，教師講學應系統完整，條理分明，程序孫順，因材施教，不越其節；「八五」第四，教師應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發策。能具備此四種資格者即是賢師，學生當永不忘其作育之恩德。

六、揚雄 揚雄「八六」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八七」故嘗以鑄金喻教育。法言學行篇曰：「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力者鑄諸，有玉者錯諸。不導不錯，焉攸用？鑄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蛉之子覆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黜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旨！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由也。學則正，否則邪。師者師也！桐子「八八」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揚子之意，教師自身之人格，即是學生之模範。「天降生民，倥傯顛蒙」，「八九」惟師能「訓誥理」而制其「善惡之命」。故曰：「師說師說！桐子之命！」其品不足以爲模，學不足以爲範，覲然爲師而「斷喪桐子之命者，滔滔皆是，讀此，能不悚然以懼乎！」

法言問明篇曰：「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揚子所認爲之理想教師，非徒有記問之學，「小每知之」，而在「知大知」。「知大知」者乃博聞彞識，而守之以卓約，并能識乎正道。法言吾子篇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

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知識之功用，非雜零狗碎之見聞，所能著其功效者也。必須「所守簡要」，「所觀廣遠」，然後能致詳博之用。故太玄玄臺篇又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隱不博。」如之何而可由博返約耶？法言寡見篇曰：「學者之說可約耶？曰：可約。解科。」李軌（九〇）注曰：「言自可舍約省耳，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知識之可貴者，在能由繁複駁雜之見聞中求得普通之原則，明其精義，察其體系，以簡就繁，以要應博。夫如是，自能取精用宏，左宜右有矣。此多聞博識貴在守之以卓約之故也。多聞博識既可助人爲善，亦足飾非文過，故又須能識乎正道也。寡見篇曰：「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賈人謀之，美也，誦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誦道以從人。」識乎正道之方，自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曰潛心存神，以識聖道。吾子篇云：「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視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齊，其統一也。」此言諸子百家，衆說紛紜，則應折諸聖人之言，以正其是非。法言問神篇云：「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仲尼矣，未遑一聞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在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

下之天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此言聖人之遊，可潛心存神而識之者也。適乎正道，或適乎它道，（法言問道篇曰：『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又曰：『適彘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由於心之操舍。故學在潛心。心存則神。蓋潛心即可以測天地自然之道，又入極萬物之理，此之所謂神。苟潛心存神，探幽索至，必能『由大者』得識正道，則『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矣。是以師之所貴，知太知也。

法言五百篇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是則爲師者當以行義彰道，而學不厭，教不倦。而教師教人之法，則其要有二。一曰：『以材施教，成其材。』五百篇云：『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二曰：『解惑祛非，端正義旨。』學行篇云：『一國之市，不勝異言；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總之，師者以知大知而爲人之模範，『本諸身』（九一）而『訓諸理』，學不厭而教不倦者也。

七、韓愈 韓愈師說『九二』謂『師也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九三』又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此『道』究何所指，本文添加說明。揆之『原道』一文所論，其所謂道乃『爲之君，爲之師』之聖人所『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修齊治平之道，亦即『先王之教』之仁義道禮，『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

傳於外之謂德」是也。再朱熹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考潛心於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九四）故曾國藩（九五）求闕齋讀書錄遂釋之曰：「師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問學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鄭宗海先生之廣師說則以「當代教育之名辭」詮解之，謂傳道者，即「社會遺傳之遞與」。社會遺傳，自是包括先民思想與行誼上之精華而言，換言之，即人類生活上所經認爲有利益與有價值之技術知識理想等而言。受業即傳授某種技術業務或學問。教師對於學問之態度，對於人生及宇宙之看法，嘗亦伴隨傳授技術或學問而影響於學生，故傳道與受業殆爲不可分。解惑者，在循循善誘，以培養學者自己解惑之能力。蓋學成於思，而思起於惑也。鄭氏今解，可謂最稱精當。

師說影響之巨，前已言之，茲再舉其師者「非授之賢而習其句讀者」之意所引起之同感，更見一般。王金（九六）師說云：「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故主張師不可競枝流而應明根源，講聖人之道，識治亂之本。潘與嗣（九七）師道詩亦感於「師絕久不振」，而主張「務盡道德業，不取章句辭。庶幾昔人風，炳然復在茲。」（九八）前哲感戴

爲爲師之道應以傳道爲主，韓氏倡導之功，殆不可沒也。

八、周敦頤 周敦頤「九九」通書，師友上篇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此言爲師者必須，「道德有於身」。下篇又曰：「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繫惡，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是以朱嘉綜釋其義而注曰：「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九、章學誠 章學誠之師說分師爲「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而二者「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而語。」不可易之師者，傳道者也；可易之師，授業解惑者也。傳道者，「隱微獨喻」，傳其道德術藝而非他人可傳授者。弟子事之，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授業解惑者，「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偶得而教之，甲教之未終，不妨乙授之。此不過「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偶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尊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今日言尊師者與夫爲師者，當三復斯言。

十、繫語 籀釋先哲之道教，得知：師者，人之模範也，道德有於身，以身爲正儀，澡身浴德，尊嚴而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傳聞彊識，

溫故知新。守約得要，能知微而論。潛心於學，則善艾而信。既知教之所由興廢，又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博學誦說，不陵不犯。傳道授業，隱微獨喻。教學相長，自慙不息。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先覺覺後覺，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樂君子之三樂。更嘗以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而自警惕，蓋有感于師道師道，桐子之命也。

肆 師儒遺風

一、孔子 孔子被尊爲萬世師表者，尤在其躬行實踐所表現之師道，光被四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張皇大帥之潛德逸行，實從孔子始。孔子『有教無類』，『一〇〇』嘗自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一〇一』孟子亦稱『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一〇二』故以一布衣而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七。自縉紳子弟以至粗僧大盜，皆踴躍受之，而卒教之成爲名賢。『皆入孝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一〇三』就史記弟子列傳考之，七十七子之著籍者有六十一人。其中魯八，凡三十八，衛國六人，齊國六人，楚國三人，秦國二人，陳國二人，晉國二人，宋國一人，吳國一人。僅就此觀之，已見其教化所被，南及江淮，西至陝甘。當時列國政治分立，孔子之教化則已不分畛域，而以一布衣之教師完成文化之統一矣。

孔子屢以好學自稱，如云：『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一〇四』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二〇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二〇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二〇七「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二〇八「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二〇九論語一書，爲弘揚孔子立教精義之作，其開宗明義之首句「子曰」亦即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如何方謂之好學耶？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二一〇「加」又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二一一「不恥下問者，自強不息而已。能自強不息者，則可致一富有女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二一二矣。

夫仁者以天下爲己任，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其學而不厭，進德修業者，乃以之修己而安人者也。故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二一三孟子亦稱：「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二一四三子惟學不倦，始能教不倦。故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二一五夫子教人不倦，顏淵乃讚之而喟然歎曰：「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二一六教師能「學而不厭」，乃能「誨人不倦」。學生遂亦「欲罷不能」矣。

孔子之教，以言教者少，以身教者多。子貢曾有小子何述焉之疑，夫子則以天道無聲無臭，而無物不成答之。陽貨章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蓋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六也。孔子又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七一。是以以身率教者多。論語數載孔子性格之崇高偉大，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一八二。「夫子溫良恭儉讓。」一八九。「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二〇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二二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二二二。「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二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二二四。「子之所慎：齋，戰，疾。」二二五。「子不語：怪，力，亂，神。」二二六。「四時不可勝進。孔子雖自謙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二二五。「子貢則有：『仲尼，日月也。』及『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二二六之喻。子貢爲孔門聖哲，其首孔子性格之崇高圓滿，可謂無餘蘊矣。然「有德者必有言」，不過「恥其言而過其行」，故「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二二七。且學貴自動，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二八。是以以言教者少。學亦貴能卓然自立，夫子乃斥「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二二九。更勉弟子以「當仁不讓於師。」二三〇。

孔子察於個性有一生知「一學知」「一因知」之差異，「一三一」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一三二」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一三三」曰：「故對於學生之個性考察，剖析毫芒，遂別『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一三四」更知『板也慾，焉得剛。』」「一三五」蓋其考察資質之方法，備極精密，「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故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嘆。「一三六」既知學生之性格，又使各言其志，「一三七」乃分別就其性格與志趣，而因材施教。弟子「問孝」，「一三八」「問仁」，「一三九」，「問聞斯行諸」，「一四〇」孔子之答也，或「進之」或「退之」，殆莫不就其性之所安而成其才也。

孔子之教學藝術固出神入化，而其對人類情感之真摯尤超凡入聖。顏淵死，「一四一」曰：「噫，天喪予！天喪予！」「一四二」曰：「噫，天祝予！」「一四三」此皆滿腔「教育的愛」使之然也。所謂「教育的愛」者，一方面固為對受教者之愛，一方面更為對人類之愛。道以人弘，受教者乃文化之所可寄託，所可發揚者也。孔子濟世為懷，授徒傳道者，正謀以其理想傳授於弟子而求其實現者也。顏淵子路皆孔門之賢弟子，亦即孔子救世理想之所最好寄託與蕃殖者也。孔子哭顏淵與子路，而不禁曰：「天喪予」，「天祝予」，正以此也。論語雍也章曾三載孔子之遺顏淵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曰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曰又公冶長章謂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曰如此疾學力行之弟子，知其死也，宜乎孔子哭之慟，而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再者或有疑孔子栖栖皇皇，周流四方者，孔子告之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曰四四又有譏孔子「辟人」而不能「辟世」者，及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曰四五其疾固忌俗，匡時濟世之熱忱，至今慷慨有生氣。

一則其苦悶於陳蔡之間，……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曰猶曰講誦弦歌不衰。曰一四六其苦悶於陳蔡之間，三月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曰四七以實行其不義而庸且甚於我如浮雲之對志。是則孔子學不厭，誨不倦，有教無類，愛才如命。周流四方，席不暇暖者，皆爲大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曰四八

出。孔子對人羣之情感如斯真摯，弟子受其精神感召，對之遂下熱情澎湃。孔子被困於匡，師生相失於流中，顏淵既至，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則答曰：「子在，回何敢死！」曰四九孔子卒，弟子心喪三年，廬墓三年。孟子有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違於子貢，相繼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曰一五〇

更說孔子世家謂：「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皆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而講禮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孔子感人之深，滄桑肌骨，於此可見。孔子殆一以

德服人者」，故孔門弟子莫不「中心悅而誠服也」。「一五一」

孔門弟子之請孔子，固崇敬至極，獨見其人者，或謂其道者，亦莫不皆然。曾子「一五二」曰：「山溪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藹乎，可尚已！」「一五三」有若「一五四」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壑，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一五五」魯封人得見孔子，出而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一五六」禮記中庸「一五七」曰：「神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懷；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太史公司馬遷「一五八」之孔子世家讀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事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唐楊真曰：『九』之史記索隱也讀曰：『九流仰鏡，萬古欽矚！』五四以後，一二浮誕之徒，飾其標學之外，習識，蔑視國族精神之所寄托，謂孔子之被尊崇，全由於專制帝王之利用，而自命『調侃孔老』，『二』，『搗毀孔家店』。其放肆之邪說，固終無損於孔子本身之毫末，實暴露時代之乖張與乖陋。然於此期間，師道之遺緒，幾隨之掃地以盡矣。」

「一〇」墨子 當孔子之時或其後，積極從事於教育事業，亦足爲萬世之師範者尙有墨子「一六〇」韓非子「一六一」顯學篇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賈誼「一六二」過秦論亦以「仲尼墨翟之賢」并稱。呂氏春秋賞染篇「一六三」更盛讚孔子與墨子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後世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淮南子「一六四」道應訓亦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呂覽當染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斯皆秦漢之際，學者并稱孔墨之賢也。

「一六五」墨子公輸若載墨子爲謀救宋，與公輸若門攻守之術既勝，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是則墨門弟子至少爲三百人，而其著者則有百八十人。淮南子秦族訓曰：『墨子服役者「一六五」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陸賈二六六〕新語思務篇亦稱「墨子之門多勇士，」其必有所致而然也。蓋墨子以一極崇高偉大之人格感化力「爲源泉，施行「純以情育爲中心」之教育，故「信仰之者能殉以身，義無反顧」。二六七〕史記無墨子傳，僅於孟子荀卿列傳之末附二十四字以傳之，曰：「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故其思想學說雖以墨子一嘗傳世，而惜其教育之事蹟渺茫難考。然其教育既以人格爲源泉，而人格之偉大崇高則尙可考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二六八〕莊子「二六九」稱：「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又云：「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溷洪水，……通……九州也，……禹親自操耒耜，……胼无胼，胫无毛，沐甚雨，栝甚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於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二七〇〕儒道兩家對墨子之精神生活，其語雖有若讓若讓之意，而實爲極端推崇之詞，蓋言其苦行之藥極謂極。墨子不獨苦於行，亦敏於學。墨子貴義篇曰：「子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二七一〕呂氏春秋博志篇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可見墨子之好學不厭與孔子媲美焉。墨子既如斯苦於行，勤於學，宜乎其弟子充滿天下而守死信道也。

三、郭泰與「人師」荀子雖有「人師」之說，而實際被譽爲「人師」者，則始於後漢陳國

童子魏昭之稱郭泰「二十七」。一人師「與」經師「之別，其說亦導源於此。袁宏「一七三」後漢記卷
「七十三」記其事曰：郭泰「嘗止陳國，交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讀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縶絲之質，特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郭泰之被譽爲「人師」，徵諸史乘所記行狀，洵非偶然。范曄「一七四」後漢書郭太傳「一七五」論曰：「莊周有言，入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藹於骨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寧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傳曰：「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或問汝南范滂「一七六」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直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廢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縣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掖士人，皆如所鑒。「林宗知人之明，世譽無雙，范曄遂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蔡邕「一七七」郭有道碑言其學行高遠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剛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搃微言之未絕。其學行如此，而「潛龍衡門，收朋勸誨」，「棲遲泌丘，善誘能教」。當林宗之未爲時人所識也，符融「一七八」一見歎服，紹介於李膺「一七九」。『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初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特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一八〇」時人更稱之爲「八顧」之一，「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一八一」夫如是，其被譽爲「人師」，豈有以也。然惜乎既無著述傳世，蔡碑范傳復僅窮於文辭之典雅，雖備至推崇，而事蹟隱約，難盡表彰耳。

自林宗以後，人師一辭遂爲尊崇師道之美稱。例如北史盧誕「一八二」傳載，魏帝爲晉王「一八三」等求盧誕爲師，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并「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一八四」於是「經師易求，人師難得」之語，遂成爲爲師與求師之正鵠。又如清末興學之際，張百熙「一八五」受任爲管學大臣，擬整理京師大學堂，「以桐城吳汝綸「一八六」德望爲時所服。遂以直隸州奏請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當時蓋異數也。汝綸堅辭不起，百熙具衣冠詣汝綸，伏拜地下曰：「吾爲全國求人師，當爲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汝綸感其誠，勉起應詔。』「一八七」此近代求人師，尊禮人師之佳話也。今則餘風曩烈，幾已泯滅矣。

何謂人師？荀子之言曰：「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超之，四海之內若一，象，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要而言之，

人師殆如賈誼所謂「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養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一八八」以其「至德可師」。「一八九」也。人師之貴於經師者，蓋經師者，不過博聞彊識，傳一經之書而有師法；人師則敦善行而不忘，「德望爲時所服」，而又「能以德行引人」，所謂以身作教者也。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而訟」，「一九〇」亦唯以身教者，始能致「聖化」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齋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滋，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此乃人師勝於經師者也。再者我國先哲之論教學：易云「進德修業」，進德爲先「一九一」；孔門設科，德行第一「一九二」；荀子謂「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一九三」張載言「爲學之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一九四」斯皆主德重於知，情意之培植重於知識之傳授，是亦人師較經師爲世所重之故也。

四、書院之師儒

朱熹科舉私議「一九五」謂自科舉興，學校漸淪爲利祿之途，掌其教事者

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於是書院制度變起。因之，歷代著名書院之主持者，要皆一代之人師大儒。其起居動止，必束身規矩。如黃幹「一九六」撰其師朱子行狀曰：「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閉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以及先聖，退而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以箸舉指有定所

。禮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自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須臾離也。〔一九七〕師儒雖管教綦嚴，但以身率之，遂無俟鞭策，使人響響樂從，不能自已。如宋史胡瑗〔一九八〕傳曰：「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俱備，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歐陽修〔一九九〕撰胡先生墓表曰：「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勸，而頑傲者革。」〔二〇〇〕。師儒之教人確能心誠氣和，不厭觀聽。「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加深切。」〔二〇一〕甚至雖「癡疾，……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二〇二〕故弟子受其薰陶，威儀容止，多如其師，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某人弟子。〔二〇三〕迨師沒，弟子心喪之後，更有建書院以祀之者。〔二〇四〕師道之盛，遂爲世所稱。

五、大師之風骨 往日之大師成風骨嶽豎，守禮不渝。穆生〔二〇五〕因醴酒不設，知幾而去。不儻佳話傳世，亦垂教千古。師道之尊嚴，能傾而未頹，決而未潰者，多得力於歷代大師之特立獨行如此。漢書楚元王〔二〇六〕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嘗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備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然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歟也，今而忽之，凶是志道也。志道之人，胡可與久壽，豈爲區區之禮幣？」遂謝病去。」夫如是，宜乎其掄光史冊，於式後代！猶憶民國初年某高齋師範學校之教師，因會計處通知親赴會計處「領薪」，認爲失禮而罷教，結果由校方道歉，仍派人分別「致送」。今則許多教師雜於校工之中，集會計出納之案前，行列而立，仰望顏色，靜疾滿腹，市僧氣逼之徒，緩緩付款。此而可忍，更無怪乎一般教師受官僚化校長之頤指氣使而怯之編節矣。正幾者動之微，告兇之先見者也。然師道之隆替，可於此中卜之。」（知幾與神乎，今日之教者，當於此等處知所惕然慙懼，勃然奮勵也。）

六、神儒之丰神意態。昔時之頌揚師道，多就師儒之手神意態立言。丰神意態者，指個人

志節人格之反映於他人，而具有不可思議之感化力者也。學識淵博，方法練達，志趣高超，行爲謹嚴，皆不過爲構成丰神意態之原素耳。前述孔門賢哲之讚孔子固如此，曠後如郭林宗之讚黃憲曰：「（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志曰：）入心黃庭堅爲之曰：「（志曰：）繼周茂叔之胸中灑落，謂如『光風霽月』。」（志曰：）朱光庭『（志曰：）曾嘗詣汝州就學於程頤公，公至，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志曰：）此皆大也。膾炙人口的也。師儒之丰神意態，其感人之深，蓋確如『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志曰：）而其『四』而『風月無聲』庭草交翠，（志曰：）五』亦可量也。無號名焉。

七、大師之化民成俗 大師之身教與言教，不僅爲其及門弟子本身之表率，且以之化民成俗，楷模天下，蓋歷代大師皆能本民胞物與之旨，行成己成物之教。其「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故從其學者「合則考德而問業，孜孜以性命爲事，散則傳語而述教，拳拳以善俗爲念。」（二一六）是以其移風易俗，匡時救弊，遂能爲狂瀾之砥柱，因之小則盜賊相約不敢犯其里（二一七），大則世俗丕變，鬱然可觀（二一八），甚至蠻貊之鄉，無不可變之俗（二一九）矣。

八、繫語 觀夫師儒之師道遺風，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二二〇）未有不高山仰止，心嚮往之者也。邇之人師大儒靡不經明行修，九流仰鏡，木鐸金聲，萬古欽躅。夫聰明睿知，學而不厭，遂得博物洽聞，智如泉源。而束身規矩，砥節厲行，洵能知微慎獨，忠信篤敬。當其修己也：則守道崇禮，戴仁抱義，自少至老，邴寒盛暑，顛沛造次，未嘗須臾離也。器量宏深，汪洋爲如千頃之陂，委度灑落，浩浩乎如光風霽月。而其教人也：則有教無類，愛才如命。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不厭覲縷。愚魯辟謫，剖析毫芒；憤悱啓發，時然後言。語出肺腑，訓警諄諄，以身先之，無俟鞭策，使人深切感悟，欣然從服。其德識之崇高，情感之真摯，故受其薰陶者，氣質丕變，宛如其師。甚至匪僧大盜，皆成名賢，本民胞物與之旨，行成己成物之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香巖而富且貴，則視之如浮雲。

師 禮記徵事 第二篇 爲師之道

四〇

既曰吐辭爲經，舉足爲法，唯類絕倫，優入聖域。故師道所立，化民成俗。濂溪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可謂至理名言！

第三篇 尊師之道

伍 師道尊嚴之真諦

一、師道之尊嚴 昔日論師道者常有二語，曰「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曰「師道尊嚴」。所謂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殆多認爲即師道尊嚴不傳也久矣。何謂師道尊嚴，雖有釋爲師之嚴以自律而道得有所尊者，但多理解爲尊師之禮，嚴然而不可失，緣尊師之禮，自古已隆。祭祀先師，政府則有釋奠之祭典，民間則有神主之供祀。尊禮樂師，生則「束修」爲禮，「西席」稱尊，沒則「心喪」誌哀，祠祭以祀。舉世復成仰師道之尊嚴，乃「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者，更以宣道敬學，兼德報功，理應隆重尊師之禮。試爲拈括原委，敷暢厥旨，庶幾闡幽顯微，得以洞明真諦。

二、釋奠與祠祭先師 學記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又云：「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且復引「允命曰，念終始典於學，」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以說明教學爲建國興邦之業，而成之者爲師。是故古之王者，莫不尊師，釋奠祭菜，以示敬道勸學。禮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乃行事必以幣。……天子

視學，天所敬也，所以警衆也。樂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禮，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鄭注曰：「凡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豎亥山，此之謂先師之類也。」）先
聖周公，若孔子，亦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注：「皮弁，天子祭
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又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祭菜，不舞不授器
禮，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樂舞，天子乃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鄭注謂祭菜以禮先聖先師。）周禮春官大胥曰：「春入學，舍采
合舞。」（鄭注謂舍采即祭菜禮先師也。）上古之祭奠先聖先師，典籍既數載，可知其爲世
所重矣。按釋奠爲古時國家大祭，其儀較隆，「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二二二）四時及有
大故時行之。據宋、陳祥道（二二四）撰禮書云：「古者釋奠，或薦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
學。」然後世則以奠專稱祭祀先聖先師之大典矣。祭菜（祭菜，舍采）者，以「蘋蘩之屬」或
「芹藻之屬」設祭（二二五），則自始即專爲立學始教時致祭先聖先師之禮。緣「古者士見君以雉
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二二六）故立學始教時亦以菜以祭先師焉。芹藻蘋蘩之屬皆爲水產，
古時多取其潔以爲祭品，而芹藻更爲泮宮水產，宜乎其以之以祭先師也。（二二七）

上古尊禮先師如此隆重，故秦漢之際，雖久歷戎馬之亂，而流風未沫，「以馬上得天下」之漢
高祖，其過魯時（十二年，民元前二一〇六年）亦不得以太牢祭先師孔子，藉示敬道勸學，蓋

漢代因之
深藏編國勇邦之業，確非以馬上所能得而治之也。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歷代因之，公認尊師之禮，遂以孔子爲其中心。初則尊孔子爲先師，或六苑黜也。後則獨稱爲至聖先師，或曰至聖先師，歷代帝王種種褒贈，孔師或至號者，雖有乖於古者，尊師之禮，亦皆於長仰弗懈之至誠；惟惟於時代思想，雖不稱用遠耳。祀孔之禮，如漢高祖二年，及距今日歷武平六百五十四餘年，即以辨齊畫其始畫，歷元前廿六年，計歷亦歷時一千七百年，舉世各民族各布其所敬仰之聖哲，而能爲其至民族中心悅而誠服之，崇奉有加，祭祀無替者，豈非若孔子者也。中國於天地間，孰尊與立，引鴻利奠祭，祭祭進，闢崇祀，禮禮儀，豈惟供景仰，離已，離亦發吾人之深省，而知隨響勉也。

自後漢書禮志，準明帝永平五年五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因牲以去。是漢代學校已復太古祭社聖師之禮，亦爲後世學校祀孔子之始。但晉書禮志則謂：「禮始立學，必先禮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立學，斯禮無聞。隋魏齊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雅，五年正月，拜講尚書通雅。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雅，并使太常禮官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故後世及禮自此禮奠始爲帝王例行祀典，太學歲時舉行之木禮。歷代禮奠之禮，或祭酒主事，或天子親臨，其制不一。晉書禮志：「漢武帝泰始三年，立石孔廟，祀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祀孔子。四時之禮自此始。聖命後總於六百

七十年。隋書禮志謂北齊（民元前十四三三——一四二一）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師，每歲春秋二仲行其禮。」此開後世「子祭」祀孔之先河。又「每月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是為天下郡學俱立孔廟之濫觴，而後世士子朔日行香孔廟之禮，亦始於此。宋高宗紹興十年（民元前七七二年）詔釋奠為大祀，自此釋奠與社稷之祭遂同其尊嚴與隆重，禮儀亦漸演愈繁。清家興學，雖仿行西洋教育制度，而奏定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民元前八年）仍規定各級學校於「至聖先師孔子誕日，春仲秋仲上丁釋奠」（釋奠禮至繁，祭器樂器，學堂必不能全備，宜酌採。）「一堂中各員整齊衣冠，學生服本堂所定服式戴大帽，至聖人位前肅立，率學生行三跪九叩禮畢，各員西向立，學生向各員行三揖禮，散。」開學，散學，畢業，均月朔時亦行拜孔之禮如左儀。一三三〇〇民國以後，學校中釋菜之禮及「聖人牌位」之供皆廢。元年九月教育部頒佈之學校儀式規程僅規定孔子誕日為紀念日，「行紀念會式」，其儀式「得由各校校長自定，但拜跪及其他宗教儀式不適用之。」七年九月大總統令「孔子誕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為聖誕節，應放假慶祝，懸旗結綵。」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定為孔子誕生紀念日為學校紀念日，并改為國曆八月二十七日。一三三三〇又規定孔廟「原有之大成殿，仍應供奉孔子遺像，於孔子誕辰開會紀念。」一三三三三〇一三三三五年七月中央執委會常會通過免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仍將

「孔子誕生紀念」正名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其紀念辦法由學校之單獨舉行擴大而為全國各界之集會。「是日休假一天，全國各界一律懸旗誌慶，各黨政軍警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地高級行政機關召開各界紀念大會。」其禮儀為向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唱「孔子紀念歌」，「二三三」講述孔子事畧，學說，及「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與孔子之關係。」蓋由于「歷代尊為師表，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每推崇不置也。」「二三四」二十八年八月教育部通令定孔誕為教師節，其文云：「查尊師重道，振古如斯。我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宏規，為萬世人倫之師表，在中國文化學術與民族歷史上固已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即在世界歷史上，亦若景行高山，為賢哲所嚮往，際此民族復興，期止至善，允宜恭藉誕辰，定為佳節，冀於兆民康樂之中，深寓景仰至聖之意。茲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教師節，即以表彰聖德，亦以振奮羣倫。」歷代之釋奠祀孔，一言以蔽之，其理由莫非以教師為建國興邦之本，唯「尊師重道」，始能勸學教民，而化民成俗。孔子為「萬世人倫之師表」，敬禮有加，「即以表彰聖德，亦以振奮羣倫」也。

三、「天地君親師」之神主供奉 民間之尊禮先師，於家塾或私塾中立「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外，家家戶戶則立「天地君親師」之牌位於正堂屋之神龕上而供奉之。「民國建立，君權取消，而此五字牌位則猶存於民間之神堂上，僅將「君」字改「國」字者，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其牌位之供奉，創制於何時，固尙待考，然以五者并列而祀，其意則可得而徵焉。我國古時以天地人爲三才。易繫辭曰：「易之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此三才者，建國興邦之所本也。因其爲建邦之本，故古時設官以祀之。周官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師國。」天地之可尊者，以其爲人之法則，萬物之化育。繫辭曰：「崇效天，法效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易成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潤縈，萬物化醇。」故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三五據史記索引所考，「天一」「太一」皆爲天神。是以自上古以迄清末，自天子以下皆崇祀天地。人道中之可尊者曰父，曰師，曰君。國語晉語有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禮檀弓篇曰：「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白虎通封公侯篇曰：「人有三尊，君：父，師。」此皆以君親師爲人道中之三尊也。「天地君親師」五字并見於古籍者，則有荀子禮論，禮記禮運篇及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備亡焉無安人。故禮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史記禮書曾引述此語。）又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三三六）大戴禮記禮三本篇所載，與荀子禮論所云，僅字句微有不同。其言曰：「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入。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三三七）禮記禮運篇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思也。」（二二八）天地君親師之合祀，殆淵源於此類思想也。

四、「束修之禮」古時士見於師，必執摯爲禮。士相見必執摯爲禮者，鄭玄嘗釋之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又曰：「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二二九）見師之摯，初則僅「菜」。「菜」爲「芹藻之屬」，或「蘋蘩之屬」，實即蔬食菜羹之菜。斯物雖微，取其潔，以將其敬道之厚意也。自孔子時，或因社會之進化，禮儀較隆則以「束修」爲禮。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二四〇）魏，何晏（二四一）集解注曰：「孔安國曰：「二四二」，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也。」宋，邢昺（二四三）疏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者」，一案，皆傳言束修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修之間，不行竟中。」

「是知古者持束修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包之也。」修脯雖爲禮之薄者，斯乃以之以示虔敬耳。禮豈以玉帛云乎哉！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凡奉禮來學者，未有不教誨者也，故如是云云。其不以禮來者，則不教之，蓋「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且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也。後世稱學費爲束修，已失古意，今人謂孔子收取學費，始行施教，更厚認孔子矣。孔子以一布衣養徒三千，或藉「束修」維持生活，但絕非爲「束修」而「有教無類」也。

見師必以「束修之禮」直至現時之私塾，此風尙存。但禮雖存，而名已變，多稱見師之禮爲「贄敬」；而稱束修爲「學俸」〔二四四〕矣。漢時蜀郡太守文翁〔二四五〕選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齋乃帛蜀物以遺博士，此即遵古制修束修之禮也。〔二四六〕不僅漢時提倡教化之循吏致意於此禮之保存，即後世胡夷來中域之後，仰慕文化，亦奉此禮唯謹。如晉書慕容廆〔二四七〕載記所稱：「平原劉讚備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襲奉國胄束修受業焉。」北史周本紀所載武帝天和元年〔二四八〕「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卽爲恒式。」迨至盛朝唐代，束修之禮，益見隆重。其國子學，「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二四九〕而太學，廣文館，四門館，律學，書學，算學，「凡六學，束修之禮，督課試舉皆如國子學。」〔二五〇〕此開元〔二五一〕禮也。洎「中宗神龍二年〔二五二〕敕學生在學

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曾行束修之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組三正，四門學組三正，俊士及律學算學州縣各組一正，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〇〇二五三〇是知唐時對束修之禮，至爲重視，其規定則時有變遷。開元禮對於皇子曾行束修之禮，規定尤爲莊嚴。〇〇皇子束修，束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五挺。其日不明，皇子服學生之服（其服青衿），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學堂東階上，西面。相者引皇子立於門東，西面；陳帛篋壺酒脯於皇子西南當門，北向。實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面曰：「敢請視事。」皇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子無辱。」〇〇若已封王，則云「請王無辱」。〇〇將命者出告，皇子固請，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子曰：「某不敢以親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事者以篋東面授皇子，皇子執篋。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子從，執事者奉壺酒修案以從。皇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修者立於皇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相者引皇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壺酒修案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修幣以東，相者引皇子立於階闕近南，北面奉酒，修者出，皇子拜訖，相者引皇子出。〇〇二五四〇〇〇宋，洪邁〇二五五〇容齋隨筆所云，不僅皇子之束修禮儀如此，州縣學生之束帛酒修以見師，其禮儀之莊嚴亦如皇子。尊師實爲我民族

之美德，此種至恭且敬之講師禮儀，至今讀之，尤不禁令人心嚮往之也。

此種美德之遺風，現時除尙保留一二於印就沒落之私塾外，業已蕩然無存。私塾之普通情形，於入學時。學生之父兄率領學生入學。皆以跪拜大禮敬師，并致「贊敬」，多爲現金，或爲布帛，修脯，薪米之屬。當清末初仿行西洋教育制度與學時，學堂章程中尙規定有「開學」之禮節，但概廢除「贊敬」之實物而已。奏定學堂章程，各學堂管理通則，禮儀規條章規定「開學散學畢業禮節」爲：「堂中各員整齊衣冠，學生履本堂所定服式，戴大帽至萬歲牌前及塾人位前肅立，均率學生行三跪九叩禮畢，各員西向立，學生向監督教員等分別行一跪三叩禮，退歸大廳，由監督等施以切實訓語乃散。」民元之學校儀式規程亦尙規定：「始業式，職員學生齊集禮堂，學生向職員行一鞠躬禮，職員答禮，校長教員致訓詞畢，退。」現時所通行之各種教育法規，既無學校儀式規程，而各級各類學校章程亦無開學等儀式之規定，故今日之學校多有不舉行開學散學典禮者，有之，亦鮮有鄭重其事舉行師生相見及相別之禮者。其實此所謂相見之禮，亦極簡而易行，不過相互一鞠躬而已。二十七年九月教育部所頒發之高中以上學校新生入學訓練實施綱要，對於謁師之禮亦無規定，良堪惋惜。禮之云亡，由來也漸，無怪今日學生之待教師，有「如宿舍之雇用庖丁」〔二六〇〕也。

五、「西席」與帝王尊師 近世普通尊稱家塾之師曰「西席」，或稱曰「西賓」〔二六一〕。

學生之父兄自稱曰「學東」或曰「東家」。據梁章鉅「一六二」之稱謂錄所考：「漢明帝尊桓榮以師禮，上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故師曰西席。」顧炎武「二六二」曰知錄之東向坐條會據史詳考，「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西席」爲「賓師之位」。而師之尊稱爲西席者，則由於帝王之尊師。考「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然史冊所載，其舉蹟與與可考，膾炙人口者，推明帝之尊禮桓榮爲最隆，不僅有西席之設也。當榮辭太子太傅，光武帝乃拜之爲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駕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講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塋於首山之陽。「二六四」唐代號稱聖君賢王者，莫不以尊師爲美德。唐宋以還，學者所撰韓文類書，對帝王尊師之事蹟，亦莫不萃爲一類，殆示帝王以懿範也。冊府元龜帝王尊師門之小序曰：「若乃尊其爵位，委以樞要。厚師臣之遇，執弟子之禮。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生則優其奉祿，歿則蒙其渥澤。至於幸第以存問，變服以臨弔。皆所以成主善之美，

蘇諡德之旨，誠帝者之懿範也。」

六。「心喪」之哀與弟子之禮。孔子卒，「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禮記檀弓篇因之遂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按我國自古尊師，而師不立服，「心喪」而已，是何故歟？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此謂遵孔子之遺制而不立服。然同篇又載「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經亦最服，不得謂之無服。故白虎通喪服篇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但性理會通人倫篇引：「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糞，莫不有師，莫可一槩制服。又曰：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尊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思爲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爲服也。」（性理大全則作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

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粟。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此殆得古人之真意。

觀乎古禮，檀弓固以親君師二者相提并論而議其禮，周禮調人則以師長之儻既兄弟。『白虎通辟雍篇亦謂師弟子之道有三』，兼有『朋友之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非如清末私塾流行之增廣一書，所輯之俗諺，妄稱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一般提倡尊師者亦有不問其師教如何，動輒一概『必欲嚴昭事之三面等生身之義』，不懂尊學誠斥之爲『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汪琬『二六五』答從弟論師道書及師道或問『二六六』亦嘗闢此謬論。答從弟論師道書中云：『……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之門人嘗行之；考之於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驟施諸學究乎！』師道或問中云：『……至於說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說者謂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今日之挾講稿上講堂，信口開河，演講一二十小時者，其不能當此禮也，更不必論矣。

再吾國社會以倫理著稱，社會理想與教育目標皆在明人倫，且認爲理想之聖人不過是『人倫之至』者耳。言人倫者皆折中於孟子之說。滕文公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後世遂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爲我國之五倫。五倫之中，師長與弟子之關係不與焉。或有疑之者，吾國既自古尊師，何以「師弟子之道」不與焉？不僅本與孟子之五倫無師弟子之道，其他經典論及倫常之道亦未有述及者。如書，舜典所論之五典，五品，五刑，泰誓之五常，及國語周語之五義，古人之傳疏注解皆謂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二二六七）左傳隱公三年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祭統稱十倫，是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夷幼，上下。惟白虎通有三綱六紀之說，曾涉及師長，其言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強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君臣者，何謂也？君尊也，下之所歸心。臣者，覆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按性理會通人倫篇引朱子答問：「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者喪

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〇觀乎此，可知「師弟子之道」未列入倫常之運者，蓋有二故。一則古時政教無別，官師一體，有如書秦誓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師弟子之道，亦即君臣之遺也。一則師弟子之道，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有恩如父子者，有情同兄弟者，有親如朋友者。既兼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而不可一語言之也。雖不可一概言之，然「六紀」之說謂「師長有尊」則皆可適用也。

一般弟子尊師之禮儀，禮記郊記述心喪之哀外，亦多記載，蓋以「宜學仕師，非禮不親」也。禮記乃記古禮之書，後世多奉之爲準則，雖未盡遵其制，莫不率然即其意。後世師弟子間所述用之術語，亦多淵源於此。茲錄其彰彰顯著者之一二於次。曲禮篇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鄭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孔疏曰：「謂師爲先生者，言後先已而生，言多厚也。」宋陳澧曰：「六入」注曰：「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皆父兄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爲父兄，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世人稱「師」曰「先生」，自稱「弟子」者本此。普通尊人亦曰先生者，乃借用之以稱太之有德也。」又曰：「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後世以「廁列生徒」，曰「捧持杖屨」者，本此。）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丈。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攝衣，去齊尺；衣毋掇，足毋蹶。先生趨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毋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鄭注）「飲食之容」與「函丈」曰：「謂請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請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再文王世子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鄭注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父師司戒，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掌以燧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後世稱師之講席曰「函丈」者，即本此「非飲食之容，則布席，席間函丈」，與「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也。』此皆古時弟子事師之禮也。

再有弟子職一文，記弟子事先生之禮節，及受業之次序。現爲管子卷三篇，漢書藝文志則列於孝經，石渠，爾雅之後。文皆四言韻語，疑係當時之小學教科書。漢時禮家雖未之采錄，後世則認爲古塾師之教條，而據之言事師之禮。有單行別爲一卷者，清，洪亮吉「二六九」爲箋釋，莊述祖「二七〇」又爲集解。全篇所論分學則，蚤作，受業，對客，饋饋，乃食，灑掃，執燭，退習諸端。所定仿躬制行之節目，至爲繁瑣纖悉。若曰師弟子之間，有斤斤於繁文縟節，而流於板滯者，未若孔子與其門人之問，「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二七一）春風時雨而化之，優柔

厭厭而受之，殆爲弟子職等一類之思想所囿也。

昔日弟子奉師之禮，或失於繁，今日則又有禮亡之嘆。最初仿行西洋教育制度時，尙規定：「學生到堂時初見監督，提調，教員行三跪三叩禮，初見堂中各員行三揖禮。」與學生隨時隨地遇堂中各員須正立致敬。「二七二」與教員到堂時，聽值日生口號，同時起立致敬，教員歸坐後，同時坐下。……「二七三」與教員到操場時，值日生呼令敬禮！。「二七四」民初教育部雖有學校儀式規程及學校管理規程之頒佈，但此項規程以及各種學校規程對於教師入講堂時應起立行禮，會遇時須立正致敬，皆無明文規定矣。近年教育部所頒佈之各種學校規程亦無此種規定。惟二十五年頒佈之高中以上學校軍事管理辦法，及二十六年之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對於教師上下課時及途遇教師時，學生應行之敬禮，曾有所規定，無異空谷之足音，晦明之日月也。昔日曾國藩以「悔師」爲「居家四敗之一」(二七五)。今日言之，教師不督責學生不禮師長，實爲公民訓練，道德教育失敗之起點也。

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古時咸謂師道之尊嚴，乃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嘗試考其源，俾明其意。以籍載本身之先後言，孟子萬章篇所載當爲最早，剖析理由亦最詳。「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住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住見之，何也？曰：住役，義也；住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願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哉，豈曰友之云乎哉？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因之，一般人多謂「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語出孟子；實則爲意之所從出，非語之所從出也。厥後呂氏春秋士節篇論大節：謂「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禮記儒行篇記孔子說儒行，又謂「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書復載范滂讚郭林宗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因此「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友」之語，遂成爲歷代師儒矜式及所標榜之矩矱。尋繹其意，蓋以師儒士君子砥節厲行，舍命不渝，不曲學以阿世，不枉道而徇人，雖分國如錙銖；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故曰：不得而臣，不得而友。非矜己傲物，超然世外，更非不奉公守法，而自命清高也。

八、理勝義立與師嚴道尊 夷考師之得以尊其位者，以其有道，勝利行義，而負教化之責。呂氏春秋勸學（一作視師）篇曰：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貴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得於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體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

在於尊師，尊師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免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免而反說之。夫弗能免而反說，是拯溺而確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曰此言：師之尊以其有道，勝理行義；而師之必須尊者，蓋不尊則不化不聽，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或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是皆不可隨者也。學記亦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正可互相發明也。師必須能嚴以自律，然後始能勝理行義。理勝義立，則所代表之道尊矣，故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二七六」。而民知所敬學，努力於學矣。

爲師者如之何嚴以自律，勝理行義，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息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陽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復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黨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

，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遠，就學敏疾，本業淺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竊之。弟子去則翼移，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如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甚，舉助國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夫行也，從此生矣。今日之提倡尊師者，當於此等處三致意焉！

九、重道敬學與崇德報功 世人之所以尊師者，曰重道敬學，曰崇德報功。學記云：「之，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注曰：「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由此可見尊師者在重道。當其爲尸，則爲祖先之代表，故不得以之爲臣。當其爲師，則爲先王先賢所遺留之文化之代表，故亦不得以之爲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

極陳天人之意也。『辟雍篇又曰：』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此皆尊師在實道也。』禮者先王先聖之法度也，重道者，存法度也。故荀子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輕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決，則法度壞。』『冊府元龜帝王部尊師門小序亦曰：』周禮，師氏以辯詔王，傅曰，詔於天子，矯北面。又曰：當其爲師，則弗臣。然則尊賢貴德，承師問道，屈萬乘之重，明五學之義，上以達經國之要，下以得化人之本，是知尊師重傅則法度存。』是帝王之尊師。在重道敬學，以存法度。

呂氏春秋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篇又曰：『子墨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臚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君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命而忠矣，爲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

。故孔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夫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曰世人之所以尊師者，殆崇其利人之德，報其成身之功也。

第四篇 求師之道

陸 求師之道與求學

一、求師與求學 我國先哲自古法天，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故學貴自得，學貴能自求。師。〇二七七〇書曰：「能自學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〇二七八〇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〇二七九〇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〇二八〇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貢曰：「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蔽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〇二八一〇王通曰：「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所有，唯道則存。」〇二八二〇韓愈曰：「聖人無常師。」〇程子曰：「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〇關尹子二八三〇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蠶，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用物，所以無我。」〇二八四〇又曰：「善者師焉不

前拜，善舟者師舟不師暴，善心者師心不師惡。〔二八五〕斯皆言學者當自強不息，而師於宇宙萬物。能無處不學，而師於宇宙自然，則可聚善積學而至大成矣。正如呂氏春秋用衆（一作善學）篇所云：「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教育之最後階段在不施教育，教師之最後成功，亦在無所用於教師。真正之教育與夫教育之最後階段皆爲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即強能自強不息，非唯師言是守，而抱殘守闕也。此亦即貴能自己求師之意，而即真正求學之意也。求師既以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爲趨捨，則師之與道當不可須臾離也。爲師者，應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以新得躋於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境。終日乾乾，進德修業，以身率教，而其教方可期於無教矣。

二、「一字師」與「經明行修」 昔時科舉以詩文爲材，文人更以字句之雕琢鳴世。撰文則標榜如呂氏春秋之懸諸國門，千金不易一字，賦詩則詩人自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二八六」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二八七」是以有「一字師」之佳話。「二八八」以之培植得一善則倦倦服膺之求學態度，固可謂佳話，然不足以語爲師之道也。以爲師之道言之，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苟子謂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是則一字一技之長實不足以爲人師也。近世主持教育者有因求全之難，進而主張苟有文字技藝之長皆可不妨爲人師。如謂教員應以學

謂爲主，其在校外之行動，則悉聽自由，不必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既排斥也，有抱長辯而持復辟論者，其所授爲外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不妨聽之，嫖賭娶妾等事，進德會所戒也，有喜作側豎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爲韻事，以賂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亦不妨姑聽之。夫人才之難得，若家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也。此種主張頗有以記問之學認爲師道之本質，着重在優良講授知識，傳習生活之工具，而有異於古代師道之遺風。道德有於身，着重在莘莘矻矻於情意之培養，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歷代雖尊崇文士，然「文人無行」之說亦流播衆口。更有一「名士風流」之說，多非指「真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眞，舉止蕭散，品格清高，而乃謂「假名士」之浪漫無羈，放縱恣肆，猥屑齷齪，佛達怪誕。故昔日稱師，不曰文人名士，而曰師儒，蓋有以也。文人名士固多有爲師者，亦多有有術而無德者，然於師道則咸認爲以德行爲重，此種主張顧公開否認師道中之德行要素矣。師道於今尤爲陵夷，真有「弟子不必不知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之慨矣。（韓愈師說此二語最有問題，易生誤會。）揆之現時學術千門萬類，自非一人所能洽聞博習，以某一類學科言之，弟子可不必不如師，但教師當時正在傳授之學科，必須其弟子所不能如，否則賊夫人之子耳。以德行言之，教師之一般重要品德，必須賢於當時正在受教之弟子，於其專業之倫理爲尤然，否則師無以傳道，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以求學之態度言，「一字師」可成爲佳話，弟子可

不必不知師，師亦不必賢於弟子。就爲師之道言之，殆不可有有學詣而無德行之師。易繫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師道與德行固不可分也。

世人讀師，常喜引『經明行修』之說，緣歷代以之爲選擇師資之標準，且以之爲敦風厲俗之本源也。漢書王吉傳言：『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後漢書寇恂傳言：『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三國志魏志張郃傳言：『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經明行修，詔以湛爲博士。』漢書柔傳言：『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唐書薛崇敬傳載崇敬上疏言國學之制，主張選擇博士之標準，爲『依憑章疏，講解分明，並引旁通，則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修形規範，可爲師範者。』此即言博士必須經明行修也。宋史職官志載：『藝宗紹聖元年詔，內外學官選進士出身及經明行修人。』新元史虞集傳載仁宗時『會議學校』，虞集乃上議『宜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親之，庶有所觀感。』且知錄教官條引孟憲志載：『明太祖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清會典事例載乾隆二年諭：『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是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上所摺拾，不過就史冊所載，畧錄數例，以說明我民族對於擇師築校所遺之寶貴教訓耳。前代賢哲更以經明行修之士爲敦風勵俗之本源。司馬光資治通鑑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敦尚樸樸，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孝明章帝通追先志。

，臨雍拜老，橫齋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芻蕘；鄙汚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庭。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變，未若東漢之盛者也。：。〇顧亭林曰：錄論兩漢學風亦曰：〇光武：：尊崇節義，敦勵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體，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〇桓靈之朝，君道糝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關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〇（儒林傳論）〇所以傾而未頽，存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爲之。〇〇左雄傳論）可謂知言矣。〇。〇風俗之厚薄，世運之盛衰，皆繫其能行崇獎經明行修之士以教於上，則對於學士深湛而品行蹶弛之士，其不可聽其任教化之責，是凡負教化行政責任者，不可不察乎此矣。

師道微故 第四卷 求師之道

六八

第五篇 綴論

柒 師道之重心及要義

辨比辭源字義，以及聖哲言行所表現之爲師之道，與夫尊師之禮，求師之禮，謹嚴教語，以爲之歸。

一、師道之重心 師道之重心在爲師之道，緣師之尊，以其能屬明行修，理勝義立。師嚴然後道尊，師不能嚴以自律，則道無以尊，道不尊，則師亦無從得而尊矣。師道之不尊，其來也漸，苟能砥勵廉隅，遺生行義，強毅以與人，則天子所不得而臣，諸侯所不得而友矣。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道理釋義，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顧炎武謂：「師道之亡，始於赴郢侯選，」固惡其爲中冓迫廉攝，獎成醜說。「二八九」實亦由於爲師者之遺理釋義也。往後者不化，自卑者不聽，處不化不聽之勢，而欲道之行，身之尊也，將何由而得哉！

韓退之感於古之學者必有師，聖人無常師，因而力言求師之要，此固益矣。然非人人執願爲師，或人人知所相師，即可恢宏師道者也。師之所存本在於道，而人之相師，亦以通其業成就其業爲目的，如師不如或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故欲昌明師道者，當誦曰業舉不能精，行思不

能成。曰：無患人之不事師也。苟其性靈為經，舉足為法，則近者必感，而樂之，遠者必竭，厥而趨之。孔墨非生當沿隆之三代，迨遭遇亂極之末周，其相徒屬，彌豐，五滿天，泮泮生則服役，沒則尸祝者，皆由於孔墨之賢，而萬流所仰止也。是則尊師，必須有可尊之師；相師，必須有可相之師，故曰師道之重心在為師之道也。

師道之重心在為師之道，故師道之失其尊嚴，為師者盡以致逐，則黃宗羲曰：「九丘」著續師說，賦師說書，慨論之矣。續師說曰：「嗟乎師道之末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為師者有以致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而強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授業解惑，既無所藉於師，則生不為之師，死無得為之喪，亦非過也。是以古之師弟子者皆然，而使師之為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下，則是為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問答，張口輒罵歐會，蒐圖索師，搦筆即毀朱陸，而人姓氏，遺囑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膏坊矣。乳兒粉子，輕假淺躁，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不特恥為弟子，相率而恥不為師。吁！其可怪也。若是則師之為道，人心之孟賊也，吾惟恐其傳也矣！」廣師說曰：「自科學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為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為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教輕

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石。何北山「二九二」稱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二九三」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二九四」爲東萊「三五五」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嗟乎師之爲道，實重如此，則所以事古師者，當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鉞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此其事師者，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一師道多端，而背依分，乘時趨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因其宜也。……人之不事師，或世之不聞有師，亦爲師者有以致之。胡承諾「二九六」著立教篇「二九七」曾喟然有言：「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忘，氣清而容肅，年耆而齡等；三綱五常之匪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擔簦而往從，況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而堅，齒尊而特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祇欲博其徒從，豐其技附，諛其壇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相掩抑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夫亦惟恐不遠，況其遠者乎！……」

三、爲師之道。爲師之道，端在德行。蓋有於身，而超於世類，拔乎其萃，聰明睿知，曾知泉源，砥節厲志，行可儀表，以身率教，而爲人之模範也。學記言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荀子

曰師術有四，禮節不與焉。自漢氏以來，又有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之說，此乃緣於經師僅及乎道藝，而人師則需德行道藝兼備。故歷代言師賢者，咸曰經明行修，而以行修尤爲重要。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儒移默化，存乎德行。能以身爲正儀者，則其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不俟鞭策，則使人深切感悟，蹙然樂從，教化所被，無思不服矣。是以古昔師儒之砥節厲行，莫不知微慎獨，忠信篤敬。潛心至聖，習艾而信。爲守道崇體，戴仁抱義之精神。誠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浩氣沛然，充塞宇宙，審乎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其博學強識，則莫不博通墳籍，溫故知新。守約得要，知微而論。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收文武之精華，拯微言之未絕，允矣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師儒既博學而不窮，爲行而不倦，洵能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而臻乎經明行修之境矣。成身莫大於學，故其爲學則學而不厭，不恥下問，無常師，師萬物。利人莫大於教，故其爲教，則有教無類，愛才如命，誨人不倦，恂恂善誘。是以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有德者必有言，惟恥其言而過其行。故師儒雖以身教，而不廢言教，僅時然後言耳。故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說，不爲規矩。如之何之謂時，當求之於教術。故學記謂能知教之所由興廢，及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博學誦說，不陵不犯，然後方可爲天師。及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更有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鑽燧之喻。其重祖教

法者，良有由也。昔日孔子對弟子之個性，剖析毫芒，能察其所安而因材施教，由其憤悱而施以啓發，是以屈伸大盜，愚魯辟陰，皆成名賢。孟子言教，亦主多術。蓋惟富有教學藝術之教師，始能如一雨潤木，一風吹萬，斟酌化導於其間，不強致，不意求；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來之，悅以動之；使學者容貌辭氣，動靜俯仰，皆有踴躍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以致聖化矣。可見教學技術之亟應求也。

然爾古時頌揚偉大之教師，尚不曰顯明哲修，亦不曰方法神化，而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而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而曰朧月無邊，庭草翠翠。其以教師全部人格對他人之反映而立言者，蓋教學一事，至廣大，極精微，渾渙深致，教師日常居處，舉手投足之間，莫不具有潛移默化之功用，不可量也，無能名焉。

三、尊師之禮 自古莫不尊師者，一則重道敬學，乃能化民成俗，建國興邦；一則崇德報功，始可敦厚世風，振奮羣倫。爲師者固志在謀道不謀食，安貧以樂道，淡泊以明志，亦不矜己傲物，自鳴清高，然其受世之優禮厚遇，人不以爲泰者，蓋其能疾學厲行，即身示教，雖曰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二一九八』入人之國而利人之國，入人之家而利人之家，世人固理應有以『食功』『二一九九』也。師有利人成身之德，建國興邦之功，其德與功可謂至矣，宜乎其生死皆應享至尊之禮也。俗語有謂：『不敬師長，雷殛火燒』，殆鑒於不尊師者，其人必爲盜，爲賊，爲亂。

爲怪，爲誕，是乃人之天殃，遂不禁深惡痛絕。荀子曰：國將衰，則賤師而輕傅，呂覽謂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是則今之爲政者，苟欲確立法度，推明政教，當知所勉旃！

師長有尊，固爲天經地義，而師弟子之道則兼有父子兄弟朋友之道，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而不可一概言之，如對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皆必欲嚴師事之，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施，亦不由衷矣。

古代大師因多接弟子以嚴毅，科條悉備，以尊嚴師道，然非專以尊嚴爲教也。程頤三〇〇以謹嚴剛毅著稱，弟子奉之莫不肅然敬畏，遠有程門立雪之佳話。一日游酢三〇一與楊時三〇二往見，適頤偶瞑坐，三子立侍不敢去，久之，方頤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三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三〇三〇三乃克顯嘗謂之曰：「異日誰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三〇四然頤曾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三〇五是其教人，有時固嚴肅，有時亦和易也。胡瑗雖嚴師弟之禮，而程頤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三〇六是知瑗之教人亦外嚴毅而內慈靜。程頤則「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三〇七終身終慈厲之容，遇事優柔，「空如溫壺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三〇八乃弟頤狀其言行，遂曰：「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夫人也如時雨之潤胸。」夫如是，師道尊嚴之樹立，固非專恃科條與威儀

，而備在人格之感化也。

四、求師之道 能自得師者王。故古之聖哲，莫不博學而不厭，無常師，師萬物，聞善則從之，見賢思齊焉。其朝乾夕惕，進德修業，發善積學，日就月將，遂無醜不能，無惡不知。蓋能自求師，則能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二三〇九』夫如是，以之爲學，則學方可至於大成。以之爲教，教始可期於歸教，而臻於教育之極境矣。所謂聖人師萬物，文士拜一字師，乃見彼之善，而已效之，故不問其年齡之長幼。地位之尊卑，賢與不肖，苟有善言善行，或一技之長，則欣然從之。以言求師之道，於此有焉。以言爲師之道，則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爲人師者，當經明行修，不可須臾離道者也。

師道微論 第五篇 級論

註：〔一〕「師道」一辭雖爲古今學人所常用之教育綱語，然近代書坊所出之教育辭典，如教育大辭書，

商務）及中國教育大辭典（中華）皆未採錄；而一般辭典，如辭源（商務）辭海（中華）亦未列入。豈以其源難考，其意難徵耶？〔二〕字長倩，民元前二〇一七（武帝元封五年）——一九五八（元帝初元二年）。〔三〕坐卒無考。〔四〕漢書匡衡傳。〔五〕生年無考，後漢光武時，（在位三十三年，民元前二八八七——一八五五。）拜爲太子太傅。太子卽明帝。（在位十八年，民元前一八五四——一八三七）卒于明帝時。〔六〕後漢書桓榮傳。〔七〕字退之，民元前一四四（代宗大歷三年）——一〇八八（穆宗長慶四年）。其先世居昌黎，熙寧中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八〕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進士策問十三首。〔九〕師說有云：「嗚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又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謂「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譏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十〕舊唐書韓愈傳。〔十一〕如宋，姚鈺編唐文粹，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清會編編，更百家雜抄，近人所編之新芬樓古今文鈔（吳會祺），古今文綜（張相）等等，以及昔日私塾常用之古文類止，近世書坊所出之國文教本皆輯錄之。〔十二〕如宋之王令，其「師說」載宋，呂祖謙編東坡文獻。明之王世貞，其「師說」上下兩篇輯入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舉行典求師部。清之陳學誠及其師說係文史通議內篇第三之一。姚鼐之「師說」三篇，載東溟文集。胡燏元之「師說」，載天津閣文略。明，張自烈有「續師說」，輯入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師弟部。清，黃宗羲有「續師說」，載南雷文集卷十，四部叢刊本，又有「廣師說」，載南

續文定三集卷二、四部備要本。翁方綱有「擬師說」二篇載復初齋二集。近人鄭家海先生有「廣師說」，發表於教育通訊第十一期（民國二十七年）。此其最著者也。（十三）二十七年三月訓令以實施導師制應注意之點。（十四）訓令中謂：「我國過去教育，……爲師者之責任，非僅授業解惑而已，且以傳道爲先。」此師說之影響也。又謂：「自行新教育以來，……老師宿儒，流風未泯，人格薰陶，收效尚巨。」此懷古之幽情也。但「導師」二字則非昔時師儒所用之名辭。此辭係我國佛家語。乃佛菩薩之通稱，謂引導衆生去迷就正，可導誘掖，使入佛道也。釋氏要覽：「觀導師者，爲衆生類示其正道故。」亦爲舉行法會時任唱導表白之職者之稱（見僧史略）。光緒三十二年考察政治大臣端方載鴻慈條陳學務摺中有云：「夫皮傳外國之法以辦中國之事，其事固有所不能；導師具在，猶復冥行索途，紛歧百出，欲事之治，烏可得乎！」「導師」一辭乃漸採用爲領導者、先驅者之稱。近時國人以「導師」譯英語之「*guide*」，始成爲教育上之述語。（如教育大辭書，中國教育大辭典及辭海）。民初出版之辭源，釋此辭則僅及佛家語。（十五）「大師」成爲偉大之學者與教師之尊稱，始於史記伏生傳：「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句。「大儒」卽係最理想之「人師」。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卽在能爲「四海所從服」之「人師」。又曰：「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士農工商也。」三公殆係指周官之太師、太保、太傅。惟其人者德，乃得處之。故曰：「志安公，行安修，知道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諸侯係指諸侯師氏保氏，大夫士乃指尚書大傅所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故曰「慮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才；學修而才，可謂小儒矣。」近人謂荀子此語指貴族平民之分，妄也。（十六）韓愈進士策問謂漢代以前之師如此。（十七）唐太宗（高祖二十三年，民

元前一二八五——一二六三）以何法盛等十八家督史未善乃救房喬與褚遂良等二十一人重編之。太宗自爲宣武紀與陸機王羲之二人傳論。故原本題太宗御編。（十八）宋、王欽若、楊億等奉真宗敕撰，編修歷代君臣事蹟，分三十部，一千一百四門。部有總序，門有小序，載其事蹟，題其要旨。（十九）宋人，字子京，民元前九一四（真宗咸平元年）——八五一（仁宗嘉佑六年）。（二〇）新唐書轉愈傳。（廿一）清人，字實齋，民元前一七四（乾隆三年）——一一一（嘉慶六年）。（廿二）文史通義，師說。

〔廿三〕字叔重，漢書本傳述許生卒年月。後儒嘗爲「許君事蹟考」，其著者有陶方琦之許君年表，諸可寶之許君疑年錄。推許氏之疑年錄，疑生於光武建武三十一年（民前一八五七），卒於桓帝建和三年（一七六三）。許氏說文解字一書，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一八一二），後世考證字源者多本其說，奉爲圭臬。（廿四）字茂堂，民元前一七七（雍正十三年）——九七（嘉慶二十年）。（廿五）字君佩，民元前五七（咸豐五年）——五年（光緒二十三年）。（廿六）字子遠，生卒不考，同治辛未壬申間（民前三九一四〇）慶遠府知府。（廿七）字曲園，民元前九一（道光元年）——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廿八）智度論：「是觀名師子，非實師子也；佛爲人中師子，佛所坐處或牀或地皆名師子座。」（「師」亦作「獅」）此乃謂佛爲入中之王，如師子王於百獸也。（廿九）傳燈錄：「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楞嚴經記富樓那語：「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此謂佛說法音聲震動世界，如獅子作吼，羣獸俱伏，故云獅子吼也。（卅）以上據說文。（卅一）清，王筠說文釋例。（卅二）段注。（卅三）爾雅，凡十九

儒。大戴禮孔子三朝而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其來甚遠；張揖進廣雅表釋周公著爾雅一篇，經典釋文以此二篇為釋詁；他篇著者，或言仲尼，或言叔孫通，或謂為孔子門人所作；水經大典引曹粹中放齋詩曰：「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然則爾雅為漢代小學家綴輯舊文，遞相增益之作，殆無疑義。（卅四）郭璞注。（卅五）字屢成，民元前一七八五（順帝永寧二年）——一七一一（獻帝建安五年），其經注殆亦後世誤字或訓詁者之所折中者也。（卅六）周禮天官序官「甸師」注。（卅七）書益稷「州十有二師」注。又周禮地官「鄉師」注。（卅八）周禮地官「族師」注。（卅九）書洪範「八曰師」注。（四〇）生卒不考，太和（民元前一六八五——一六七三）中博士。（四一）禮內則「使為子師」注。（四二）周禮太宰「屬，以賢得名」注。（四三）周禮地官序官「師氏」注。（四四）周禮，後儒多稱周公致太平之作。然其書西漢末晚出。當時學者多指為偽品，近代疑義益滋。然無論其是否為偽書，吾人以此考證漢代以前對師字所指訓之義，則非無不可。（四五）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馬融注曰：「胥，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四六）「徽」字之鄭注。（四七）此賂乃「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下之下句。（四八）「不必備，唯其人」之鄭注。（四九）小雅節南山。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五〇）字希馮，民元前一三九三（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一三三一（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五一）詳細之解釋，請參看拙作教師之基本素養三講，第一講，教學法在我國之進展，第二節第三段。學記之教學原理。（湖北教育廳印行民二十九年。）（五二）陳澧注（五三）字仲達，民元前一三三八（北周武帝建

德三年）十一二六四（唐太宗貞觀二二年）。（五四）生卒無考。對策之年據施之勉著龔仲舒對策年歲考（寶善
 半月刊第二卷五期）爲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民元前一〇五二—一九九八）元光元年，即民前一〇四五年。（
 五五）漢書本傳。（五六）字仙槎，民元前一四〇（乾隆三十七年）七三（道光二十年）。（五七）字君實，
 民元前八九三（真宗天禧三年）—八二六（哲宗元祐元年）。（五八）宋人，字子厚，民元前八九二（天禧四年）—
 八三五（神宗熙寧十年）。（五九）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五，「子厚先生哀詞（獲載）」。（六〇）「席黼黻
 陳也。黼陳往古勳彝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六一）「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溇，溇之言欲也」。
 （六二）賸籜，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謂，喜失節之貌也。恩猶辱也。累，猶系也。闕，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
 羣吏所困迫而違道也。（六三）民元前三四六一（周靈王二十一年）—二三九〇（周敬王四十一年）。（
 六四）爲政，（六五）宋人，字元晦，民前八七三（高宗建炎四年）—一七二二（寧宗慶元六年）。（六六）民元
 前一九三四。（六七）字仲任，民元前一八八五（光武建武三年）—約八十餘歲。（六八）漢書顏師古注。（
 六九）子罕。（七〇）萬章。（七一）述而。（七二）里仁。（七三）公冶長。（七四）史記甘羅列傳會引：「甘羅
 曰：『夫項梁生七歲爲孔子師。』」戰國策，淮南子內亦有記載，惟論語注疏皆未引證。（七五）衛靈公。
 （七六）民元前一二八三（厲烈王四年）—一二二〇（周赧王三十六年）。（七七）離婁上。（七八）漢人，字郝
 卿，卒於民元前一七一（獻帝建安六年），壽九十餘。（七九）本句上句。（八〇）字子厚，民元前一三三九（
 代宗大曆八年）—一〇九三（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見答章中立論師道書，答嚴厚輿論師道書，報袁君
 陳秀才避師名書，及答貢士蕭策求爲題書。戰四聖利本增廣注釋音韻唐柳先生文集。（八二）滕文公下。（八

三) 據錢穆著先秦諸子繫年(商務)所考，約民元前二二五(周顯王二十三年)——二五六(秦始皇二年)。(八四)楊倞注：「快，肆意也」。(八五)此即學記所云：「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其意即須合乎學習心理原理。(八六)漢人，字子雲，民元前一九六四(宣帝元始元年)——八九四(新莽天鳳三年)。(八七)法言修身。(八八)李軌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知之時，制命於其師也。再言之者，嘆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桐或作伺，此據四部叢刊本。(八九)法言序。(九〇)晉人，生卒不考。(九一)法言序。(九二)金，王若虛之文辨(溇南遺老集)謂師說「有文理不相承」之處，疑有脫簡，致不備文雖不相承，且鑿窺其全貌。(九三)各種昌黎文集均作「受」業，後人選集多改作「授」業，近人擬「受」字係「授」字之誤。其實，「受」字，說文原解為「相付也」。後人始以「予也」之授字為「傳授」而將此「受」字釋為「授」受。原句即作接受解，亦可通，師也者弟子由之傳道受業解惑者也。(九四)朱子全書。(九五)清人，字濬，生民元前一〇一(嘉慶十六年)——一四〇(同治十一年)。(九六)宋人，字逢源，民元前八八〇(仁宗明道元年)——八五三(仁宗嘉祐四年)。(九七)宋人，生卒不考，周濂溪之友人。(九八)戰古今圖書集成續行典求師部。(九九)宋人，字茂叔，民元前八九五(真宗天禧元年)——八三九(神宗熙寧六年)。

x

x

x

x

(一〇〇) 論語衛靈公：「(一〇一)述而：(一〇二)盡心下：(一〇三)淮南子泰族訓：「孔子弟子七十，獲徒三千，曾入孝出悌，……教之所成也。」(一〇四)述而載孔子自云。(一〇五)為政。(一〇六)公治長。(一〇七)述而。(一〇八)衛靈公。(一〇九)學而。(一一〇)公治長。(一一一)為政上。(一二二)述

前。〔一三〇〕公孫丑上。〔一四〕述而。〔一五〕子罕。〔一六〕子路。〔一七〕史記太史公自敘引。〔一八〕述而。〔一九〕學而。〔二〇〕述而。〔二一〕述而。〔二二〕鄉黨。〔二三〕子罕。〔二四〕述而。〔二五〕述而。〔二六〕子張。〔二七〕憲問。〔二八〕述而。〔二九〕先進。〔三〇〕衛靈公。〔三一〕季氏。〔三二〕陽貨。〔三三〕雍也。〔三四〕先進。〔三五〕公冶長。〔三六〕爲政。〔三七〕見公冶長與先進。〔三八〕爲政。〔三九〕顏淵。〔四〇〕先進。〔四一〕先進。〔四二〕論語檀弓。〔四三〕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四四〕法曰：「斷也。」〔四五〕微子。〔四六〕史記孔子世家。〔四七〕論語微子。〔四八〕張載語，真德秀大學衍義序引之以讚孔子。〔四九〕孔子世家。〔五〇〕滕文公。〔五一〕孟子公孫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五二〕民元前二四二六（周敬王十五年）——？。〔五三〕孟子滕文公。〔五四〕民元前二四四九（周景王七年）——？。〔五五〕公孫丑。〔五六〕八份。〔五七〕宋徽請子思作。〔五八〕字子長，民元前二〇五六（漢景帝中五年）——一九九七（昭帝始元元年）。〔五九〕字子正，生卒不考。〔六〇〕名祖，民元前二三九一（周敬王三十四年）——二三三二（周安王一），生卒據錢穆諸子繫年（商務）所考。〔六一〕韓非子，韓非所撰，非卒於民元前一四四（秦始皇十四年）。〔六二〕六一字長沙，漢人，民元前一二二（高祖六年）——二〇八（文帝初十一年）。〔六三〕呂氏春秋爲呂不韋門客所著，不韋卒於民元前三六四（秦始皇十三年）。〔六四〕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安卒於武帝元狩元年（民元前三〇三），壽五十餘。〔六五〕服役者當作弟子解。韓非子五蠹篇云：

一仲尼……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與此文同，可為參證。一六六漢高祖時人。一六七引句
 為梁啟超先農政治思想史（商務）中語。一六八告子。一六九莊周撰，據錢謙考，莊周約生於公元前二
 二七六（周顯王四年）——二二〇（周赧王二十五年）。一七〇天下。一七一宋、王應麟困學記聞卷二
 引墨子「今本闕文」：「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莊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吾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
 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一七二字林宗，民元前一七八四（順帝永建三年）——一七四三（靈
 帝建寧二年）。一七三字彥伯，齊人，民元前一五八四（成帝咸和三年）——一五三六（孝武帝太元元年）一
 七四）李蔚宗，民元前一五〇四（晉安帝隆安二年）——一四六七（宋文帝元嘉廿二年）。一七五……因避
 父諱，改泰為太。一七六字孟博，民元前一七七五（順帝永和二年）——一七四三（靈帝建寧二年）。一
 七七）字伯階，民元前一七八〇（漢順帝陽嘉元年）——一七二〇（獻帝初平三年）。一七八）生卒不考。
 一七九）字元禮，民元前一八〇二（漢安帝永初四年）——一七四三（靈帝建寧三年）。一八〇）後漢書符融
 傳注。一八一）後漢書黨錮傳序。一八二）生卒不考。一八三）晉王為北魏太武皇帝之子。太武在位二十八年
 （民元前一四八八——一四六一）。一八四）周書盧誕傳所載亦同。一八五）字洽秋，民元前六五（道光廿七
 年）——一五（光緒三十三年）。其受任為督學大臣在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一八六）字肇甫，民元前七二
 （道光廿年）——一八九（光緒廿九年）。一八七）羅惇嗣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載庸言一卷十三號。一八八）寶鏡新書
 官人需謂如此者之謂之師。一八九）後漢書鍾皓傳，李膺嘆皓之語。一九〇）後漢書第五倫傳第五倫上
 肅宗疏中語。一九一）乾卦。一九二）論語先進。一九三）勸學。一九四）經學理窟疏理。一九五）

潘先生朱文公集。〔一九六〕字直卿，宋人，民元前七六〇（高宗紹興二十二年）—六九一（寧宗嘉定十四年）。
 〔一九七〕載宋元學案。〔一九八〕字安定，民元前九一九（太宗淳化四年）—八五三（仁宗嘉祐四年）。
 〔一九九〕字永叔，民元前九〇五（真宗景德四年）—八四〇（神宗熙寧五年）。〔二〇〇〕歐陽文忠公文集。
 〔二〇一〕元學案慈湖學案謂馮興宗如此。〔二〇二〕陳北溪序竹林精舍論謂朱子如此。〔二〇三〕如胡瑗，王陽
 明等之弟子。〔二〇四〕如湛若水之祀陳獻章，王門弟子之祀陽明先生。〔二〇五〕生卒不考。〔二〇六〕高祖之
 弟，名交，卒於文帝元年（民元前二〇九〇）。〔二〇七〕字叔度，民元前一八三七（漢牛帝永平十八年）—
 一七九〇（安帝延光元年）。〔二〇八〕見後漢書黃憲傳。郭太傳，後漢記，世說新語皆有記載，文辭微異。如
 千頃陂之作萬頃陂，潛之作接字或儲字等等。〔二〇九〕字魯直，民元前八六七（宋仁宗慶曆五年）—一八〇七
 （哲宗元祐六年）。〔二一〇〕濂溪書堂詩中語，朱文公文集及宋史周敦頤傳皆有記載。〔二一一〕字公拔，民
 元前八七五（宋仁宗景祐四年）—一八一八（哲宗紹聖元年）。〔二一二〕字伯淳，謚「明道先生」，民元前八八
 〇（仁宗明道元年）—一八二七（神宗元豐八年）。〔二一三〕見近思錄及伊維淵源錄。明儒學案附錄則作「
 游道美訪龜山，龜山曰：「公道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湖道
 處來也。」〔二一四〕朱熹讀程頤。〔二一五〕朱熹讀周敦頤，均係六先生畫象贊中語，見朱文公文集。〔二一六〕
 六〇齋雍：赤山會約後序。〔二一七〕如漢書儒林傳所載孫期之故事，鄭玄傳所載之故事，等等。〔二一八〕如
 明儒學案三原學案所載三承裕之教化三原，二曲集歷年紀略所記二曲之教化關中，等等。〔二一九〕如清學案小
 譜所記李禮山之教化廣東連山，等等。〔二二〇〕論語子張篇，子貢贊孔子語。〔二二一〕韓愈進學解贊孟荀。

〔三三二〕通焉，師友下篇。

開讀焉

x

x

x

x

x

〔三三三〕陳祥道：禮書。〔三三四〕字用之，宋人，民元前一〇五三（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九二（哲宗

元祐八年）〔三三五〕鄭註：「舍菜」之菜，謂為「蘋繁之屬」，「祭菜」之菜，謂為「芹藻之屬。」〔三三六〕

「舍菜各舞」句之鄭注云。〔三三七〕詩魯頌泂水：「思樂泂水，薄采其芹。」又「思樂泂水，薄采其藇。」詩

序：「頌信公脩泂宮也。是如芹藻為泂宮水產，周南采蘋詩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采繁詩序：「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是知蘋繁為共祭祀之菜。」〔三三八〕

八〕漢明帝永平二年（民元前一八四三）之祀，稱「聖師周公孔子」。唐武德七年（一二八八）之釋奠，以周公

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貞觀二年（一二八四）之釋奠，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行武德之制

，顯慶二年（一二五五）再改為貞觀之制。明世宗嘉靖九年（三八二），立木主於文廟，題為「至聖先師之聖位」

。自此咸尊孔子為至聖先師。〔三三九〕民元前一六四五。〔三三〇〕各學堂管理通則禮儀規條章。〔三三一〕

十八年五月國民政府公佈修正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明表，根據行政院會議通過改孔誕之夏曆日期為國歷，規定是

日為「孔子誕生紀念，放假一天。（限於學校）。」〔三三二〕十八年六月教育內政財政三部會令公佈孔誕財廳保

管法。〔三三三〕教育部會製定禮記禮運篇「天下為公」之一段為孔子紀念歌，由中執會公佈。〔三三四〕引見

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三三五〕史記封禪書。〔三三六〕據四部叢刊本。〔三三七〕據四部叢刊本。〔三三八〕

八〕鄭注曰：「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教，則無過差矣。」〔三三九〕儀禮士相見禮注。〔三四〇〕述

而 (二四一) 字平叔，卒於民元前六六三 (魏齊王嘉平元年)。(二四二) 漢武帝時人，生卒不考。爲孔子十二世孫，得科斗文字之論語於魯恭王所壞之孔子故宅，作論語訓詁。(二四三) 字叔明，民元前九八〇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 — 九〇二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二四四) 如幼學瓊林卽云：「學傳曰束修」。(二四五) 漢景帝末時爲蜀郡太守，生卒不考。景帝在位十六年。(民元前二〇六七 — 二〇五二)。(二四六) 漢書循吏傳。(二四七) 民元前一六四三 (晉武帝泰始五年) — 一五七九 (成帝咸和八年)。(二四八) 民元前一三四四。(二四九) 舊唐書職官志。(二五〇) 新唐書百官志。(二五一) 民元前一九二 — 一七一。(二五二) 民元前一二〇六。(二五三)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考。(二五四) 新唐書禮樂志。(二五五) 字景虛，民元前七八九 (徽宗宣和五年) — 七一〇 (寧宗嘉泰二年)。(二五六) 二十一年行政院暨頓教育令中語。(二六) 幼學瓊林：「師曰西賓。」(二六一) 字芷鄰，清人，民元前一三七 (乾隆四十年) — 一六三 (道光二十九年)。(二六二) 字亭林，民元前二九九 (明萬曆四十一年) — 二三〇 (清康熙二十一年)。(二六三) 字亭林，民元前二八九 (明天啟四年) — 二二二 (清康熙二十九年)。(二六四) 韻峯文鈔，文集卷三十三卷九。四部叢刊本。(二六七) (一) 「五典」，舊疑典：「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傳：「五典，五常之教；父誥，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二) 「五品」，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疏：「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卽父母兄弟是也；教之設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三) 「五教」舜典：「敬敷五教在寬。」疏引左傳文十八年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四) 「五常」書泰誓：「狎侮五常」疏：「五常卽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人之常行。」

〔五〕「五義」，國語內語：「五發紀宜。」注：「五發謂父發母慈兄弟恭子孝也。」〔二六八〕字可大，民
 元前六五二（宋理宗景定二年）——五七一（元順帝至正元年）。〔二六九〕字稚存，民元前二六六（乾隆十一
 年）——一〇三（嘉慶十四年）。〔二七〇〕字葆琛，民元前一六一（乾隆十五年）——九六（嘉慶二十一年）。
 〔二七一〕論語先進。〔二七二〕奏定學堂章程管理通則禮儀規條。〔二七三〕同上學堂規條。〔二七四〕同上學
 場規條。〔二七五〕戊辰四月日記。〔二七六〕韓詩外傳云：此「師之謂也。」

〔二七七〕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總行典輯有求師部。〔二七八〕商彝仲應之詰。〔二七九〕或有一德。〔二
 八〇〕道德經巧用篇。〔二八一〕修身。〔二八二〕中說問易篇。〔二八三〕題為周，尹喜作，南宋時始出，殆
 為依託。〔二八四〕三極篇。〔二八五〕五蠹篇。〔二八六〕盧延讓詩，見宋計有功撰唐詩記事。〔二八七〕
 方干詩，見同上。〔二八八〕唐詩記事：「鄭谷改僧齊己早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己下拜，人以谷為一字師
 。」宋。阮閱詩話總編：「蕭楚才見張詠作獨恨太平無一事，請改恨為幸，公曰：「真一字師」。宋羅大經
 鶴玉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檢字書以呈，下注皆有干寶；廷秀喜曰：
 「此吾一字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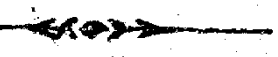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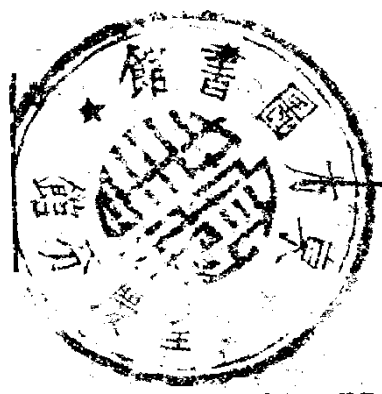
〔二八九〕且知錄，教官。〔二九〇〕韓愈進學解。〔二九一〕號梨州，字太冲，民元前三〇二（明神宗萬曆
 三十八年）——二二七（清康熙三十四年）。〔二九二〕何基字子恭，又字北山，民元前七二四（宋孝宗淳熙十

x x x x x x x x x x

年）——六四四（度宗咸淳四年）。〔二九三〕生卒無考。〔二九四〕陳九淵，字子靜，民元前七七三（宋高宗紹興九年）——七〇二（光宗紹熙三年）。晚年講學象山，因以爲號，學者稱象山先生。〔二九五〕呂祖謙字伯恭，民元前七七五（宋高宗紹興七年）——七三一（孝宗淳熙八年）。朱晦庵親題其墓碑曰：「宋東萊先生曰伯恭之墓」，學者遂稱之爲東萊先生。〔二九六〕字君信民元前三〇五（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二三一（清康熙二〇年）。〔二九七〕釋志卷十一第四十篇，湖北藏書本。〔二九八〕學記謂如此。〔二九九〕孟子際文公篇，孟子與彭更辯「食志」與「食功」。〔三〇〇〕字正叔，諡「伊川先生」，民元前八七九（宋仁宗明道二年）——八〇五（徽宗大觀元年）。〔三〇一〕字定夫，民元前八六七（仁宗慶歷五年）——七九七（徽宗政和五年）。〔三〇二〕字中立，民元前八五九（仁宗皇祐五年）——七七七（高宗紹興五年）。〔三〇三〕程全要，朱子語錄，及宋史楊時傳。〔三〇四〕宋元學案，明道學案。〔三〇五〕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三〇六〕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三〇七〕宋史程頤傳。〔三〇八〕宋元學案，明道學案附錄。〔三〇九〕孟子輯要。

重慶分館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九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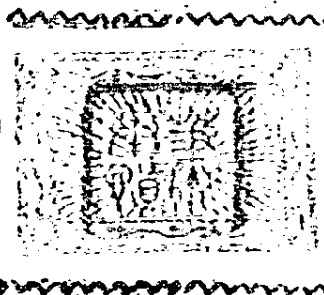
分類號數... 371.1
4419
登錄號數... D300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師道徵故一冊

每部定價國幣一元一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蕭承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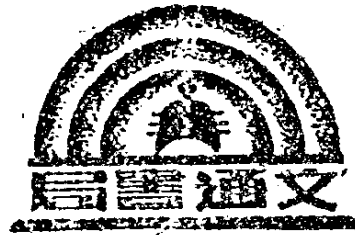
發行人 華問渠

印刷所 貴陽松山路七十一號
文通書局

發行所 貴陽中華路五二二號
文通書局

10
442219

貴州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書字第一五號



(B0108)

1•10